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六年

臣王先謙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辛卯諭國家三載賓興係掄才大典每科正副考官皆令該部就各省分驛程之遠近按期請點均無遲誤乃各省之中有數省督撫循例請差者亦有不行奏請者揆厥所由皆因前明季年朝政闕茸竟有當大比之年逾期不點試官以致科場展限者其後地方大吏不得不行豫請至今尙有沿習舊文具本題請之事實屬重複各省又不畫一殊非政體嗣後惟令該部屆期照例請點其直省自行奏請之處著停止○戶部主事楊可鏡緣事奪職上以可鏡係明臣楊漣後特原之○乙未諭大阿哥新得皇孫命名綿德朕孫行命名上一字用綿字下

一字俱從心字內閣照例恭擬字樣進呈以備選擇○諭朕因八旗漢軍人等生聚日繁家計未裕於乾隆七年特頒諭旨自從龍人員子孫外願改歸民籍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旋據漢軍都統等分晰辦理允行在案朕觀漢軍人等或祖父曾經外任置立房產或有親族在外依倚資生及以手藝潛往直隸並各省居住者頗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屬違例伊等潛居於外於心亦自不安朕思與其違例潛居孰若聽從其便亦可各自謀生嗣後八旗漢軍人等願在外省居住者在京報明該旗在外呈明督撫不拘遠近任其隨便散處該督撫咨明該旗每年彙奏一次以便稽查務令安靜營生無得強橫生事如此則於功令不相妨礙伊等亦得安居樂業生計有資矣○丙申禁商民販苗民子女○丁酉命纂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江蘇巡撫安甯奏參布

政使王師辦事遲留居心詐僞得旨解任以愛必違署江蘇布政

使

原任山西巡撫

○庚子諭御史李文駒奏山西河南刁民屢次糾眾抗

官請差員按部宣諭一摺朕觀奉使之員好事者則干預地方事

務與督撫抗其安靜者則不過乘傳往來敷衍了事以應虛文於

風俗人心究無實際蓋厚撫綏興教化皆有司專責在地方官身

爲司牧朝夕與民相親正當隨事教導示之禮法漸摩於不覺禁

戒於未萌方爲有益豈欽差巡歷一徧宣講一番卽能使愚民共

喻頑梗革心收捷效於口頰閒乎夫糾眾抗官之事從前往往往暗

自消弭比來事無大小悉令上聞文武大吏不敢隱匿朕因得整

飭紀綱維持風俗隨時辦理不事姑息並非往日少而近日益見

其多卽如水旱偏災各省向所時有近歲雖不成災亦必入告亦

因朕明目達聰外吏無不據實陳奏初非水旱之較多於前也以

通省之大閒有一二縣一縣中間有一二人此一二入既伏辜正
法則其餘皆善良輩矣而仍復命使頻煩往來喋喋竟似方州比
屋人盡冥頑非聚集訓諭不能感發天良是直以不肖待人爲民
上者何忍出此譬之農夫爲稼嘉穀中不免一二稂莠剪稂莠則
嘉穀自滋若因有稂莠而並嘉穀亦加之鋤耨則勞而反損此柳
宗元種樹之喻深戒夫長民者之好煩其令也御史條奏往往乘
一時風氣辦水利則競言水利辦錢價則競言錢法訓飭刁民則
競言刁民近日袁銑曾奏請行保甲定地方官處分因係已行之
事且曾屢降諭旨訓飭其摺未發今李文駒又爲此奏伊等所見
大率如此是用明切曉諭知之○辛丑以董邦達爲內閣學士翰林院侍讀學士遷
著令改教者四人吏部過堂及九卿驗看何以不行舉出看來近

日吏部九卿於驗看一事不能實心任事如此廢弛之漸殊爲可慮著嚴飭行知縣一官古稱司牧其才具之短長乃政治得失所關民生休戚所繫斷不可因其例應選用曲意姑容輒以社稷民人寄之閭茸之輩也此等之人必不能望其整頓地方休養黎庶以無負父母斯民之責即使勉循其意令其赴任該督撫亦必以才力不勝奏請改教在本人既多往返跋涉之勞設或更代之員仍復不能稱職則該地方竟至累月經年無正員經理案牘由此日積風俗由此日隳流弊不可枚舉不若慎簡於銓選之初量材而授尙可冀其黽勉策勵是以重銓衡公驗看無非求盡所以擇吏安民之道從前諄切訓諭至再至三而吏部九卿又復狃於積習不思徵敘官方乃吏部職掌果其爲官擇人甄別精當豈得謂之專事權而作威福今第依次註名漫無可否乃昔人所謂一吏

可任者權衡重寄固如是乎九卿爲國家股肱耳目匡襄政治深
所倚賴月官人材之優劣年力之衰健可一望而得而拱默觀望
諉之吏部吏部又諉之九卿九卿吏部交相諉實諉之於朕耳夫
謂知人之難者以其心術才具非外觀可定如杜預身不跨馬射
不穿札爲晉名將裴度退然纔及中人爲唐名相以貌取人不能
無失要其可用不可用則賢愚無難立辨惟在實心與不實心耳
能實心則鑒別不淆而庸鈍自見不實心則因循了事而良桡無
分九卿之不行舉出豈其限於識見之不明不過謂已成之功名
爲一言所阻恐怨謗所歸於是乎在不知身列大臣正當爲公事
任怨任勞若謂無干己責聊徇羣情不能分朕之憂救時之弊似
此優柔姑息其將何所底止況秉公糾舉則駑駘不得與騏驎同
驂燕石不得與連城相溷循卓之風必自此始卽在不自量之輩

未必盡能心服而一人之得失與一邑之政治孰重孰輕范仲淹
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先哲名言甯未之聞耶嗣後吏部九卿務
體朕拳拳吏治之苦心共天公忠屏除瞻徇凡遇驗看之日詳慎
簡擇擢拔人才鄭重司牧毋得任意因循懈怠○丙午諭近因校
閱金史見所附國語解一篇其中譌舛甚多金源卽滿洲也其官
制其人名用本朝語譯之歷歷可見但大金全盛時索倫蒙古亦
皆所服屬幅員遼廣語音本各不同而當時惟以國語爲重於漢
文音義未嘗校正畫一其元臣纂修又不過沿襲紀載舊文無暇
一一校正譌以傳譌有自來矣卽如所解之中有聲相近而字未
恰合或語似是而文有增損至於姓氏惟當對音而竟有譯爲漢
姓者今旣灼見其謬豈可置之不論爰命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尙
書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國朝校定切音詳爲辨正令讀史者咸

知金時本音本義譌謬爲之一洗並註清文以便考證卽用校正之本易去其舊其坊間原本聽其去留庶考古信今傳世行遠均有裨焉○戊申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周學健來京時條奏請開上下竿塘十四島以興民利經軍機處議交該督撫查覆旋據巡撫陳大受奏稱檄委員弁查勘據稱原呈請開之紳士於各島徧貼告示招令佃漁諸人向其批字方許墾地掛網窮民惟恐失業俟勘明請旨等語此件尙在確勘未見題覆准行而紳士等貼示招人看此情形惟以包收眾利爲事全無實在與民興利之心今朕又聞各島田園無多其願墾者不過希冀海洋之利徒使紳衿富豪逞其欺占以圖私利於窮民非惟無益而且有害況各島一開未必不弛海禁尤有關繫圖一己之私倡此興利之說以惑眾聽此風爲民上者所當訓

弛禁遏之何可茲長著傳諭該督撫等速行查勘定議題覆照舊

嚴禁以息訟端○高山緣事降調以永甯署福建布政使

原任直隸按察使

○甲寅慶復張廣泗奏金酋沙羅奔居勒烏圍就日吉父子居

刮耳崖見分兵兩路攻勦河西各寨亦應勦洗派遊擊羅於朝同

土司汪結帶兵進攻俱定於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齊進臣張廣泗

原擬駐雜谷腦迨到彼相度尙偏於西路是以仍回汶川由瓦寺

取道沃日徑赴小金川美諾寨駐紮俟各路齊進後當率兵相機

策應臣慶復見駐汶川彈壓今分路進兵擬出駐舊保以便商辦

得旨覽奏俱悉朕始謂大學士慶復尙在汶川軍前有張廣泗一

人足資辦理是以有旨令入閣辦事今觀此奏是前臨軍營矣若

接旨而已起身回京則已若尙在軍前且不必來京可俟奏凱功

成大局已定然後起身可耳○乙卯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

山莊

八月辛酉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甲子
飭禁紳士專利把持鄉曲○命給喀爾喀內扎薩克六盟長印信
○庚午加山西河東道兵備銜○癸酉以江蘇潮災命截留明歲
漕糧二十萬石備賑○辛巳慶復張廣泗奏進攻刮耳崖賊巢連
戰克捷情形得旨自汝等定期會勦之奏至朕日夜望捷音之來
遲至如今亦不過小小之破礮克寨何足慰朕耶此內雖馬良柱
尙屬奮勇有所攻克然用力圍攻旋受其降將來事成之日此等
曾經逞兇之犯問其罪乎將置而不問乎若置而不問數年之後
又一金酋耳則亦未爲計之得也至於許應虎在朕前力請出師
效力今一獨松卽不能克所謂奮勇直前者何在且攻礮獲勝情
形總與班滾之事無異朕所慮者將來金酋又似班滾之生死不

明則勞師動眾訖無成功必有身任其咎者卿等始終籌畫勿顧
目前爲國家圖永久靖安之策邊防銷疥癰窺伺之萌必如古州
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禦有方斯得矣○丙戌大學士等奏來
年孟春 皇上稽古東巡致祭 先師經過泰山肅將祀事應行
典禮命臣等詳議查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致祭闕里均
用闕里禮樂今遵舊制惟 文廟樂章雖經頒發曲阜恐本處樂
工未諳令樂部太常寺量派司樂及樂舞生前往演習致祭禮成
御詩禮堂講書宣敕諭於五氏官員子弟宣讀敕諭於大學士
內奏派一員講書人員於文職大臣內奏派二員會同衍聖公於
五氏子弟內選擇二員進講其敕諭及應講之書由翰林院撰擬
講書禮成恭詣 孔林行祭酒禮至周公廟卽在曲阜照例遣官
讀文致祭泰山靈嶽近在魯邦應行致祭古者因名山以升中原

有燔柴之禮昔 聖祖仁皇帝因儀文度數書缺有閒後世議封禪者又多附會因從廷議照五嶽禮致祭今致祭泰山請照舊行禮惟是泰山向不用樂查周禮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是山川之祭自古用樂今特舉盛典秩于岱宗請倣古用樂其樂章令樂部撰擬樂器樂工及香帛等項令樂部太常寺帶往從之○直隸總督那蘇圖奏查勘東鹿縣滹沱河改徙舊河漸成平地新河順軌安流無庸築隄捍禦其被水貧民已酌量賑恤得旨所奏甚是一築隄卽成河工有損無益之事也○是月張廣泗奏訪查班滾果否燒死之處聞有自班滾處逃回土兵昔什綽扒搭兒喚至軍營細詰據供班滾於如郎寨逃出卽往沙家邦寨中藏匿大兵焚毀泥日寨無班滾在內又提督武繩謨札稱新投兵丁王懷信向在裏塘亦聞班滾未死傳說見在金川各等語是

班滾未經燒死已屬顯然臣多方密訪務得實在下落再行奏聞
得旨覽此則班滾實未死也如其未死舍金川而何往一事而成
兩功惟卿是賴至於一切顧慮恐惹嫌怨之處皆可不必勉之
九月戊子朔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命疏築山東蘭
山等二縣河道隄堰○庚寅 皇清文穎告成 御製序曰我大
清受 命百有餘年 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
與三代同風朕紹聞遜志以是爲學亦以是爲治矢其文德一紀
於茲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有天下而人經緯乎其閒
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爲禮樂刑政布之爲教化措
之爲事功無非文也乃其菁華所萃蔚爲國華詞以敎之聲以永
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焉詩不云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而賡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

所謂其風自上也曩我皇祖命大學士陳廷敬選輯皇清文類
諸之延閣未及刊布皇考復允廷臣之請開館編輯隨時附益
久之未竣朕因命自乾隆甲子以前先爲編次凡御製詩文二
十四卷臣工賦頌及諸體詩文一百卷錄成序其首簡昔之論文
以代爲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苑英華唐文粹宋則
有文海文鑑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
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與諸書小異然以
觀斯文風尚當有取焉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善立言者以爲
天地自然之文而序卦受之以飭言文之不可過也繼之以中孚
言有實也節而不流徵之以信有典有則可久之道其在斯乎朕
孜孜典學求所以善持之者因以爲摘文者鵠俾共勉云○壬辰
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巳以水災免江蘇崇明縣

明年應徵額賦○丁酉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己亥命山東本年漕糧應運薊糧一併截留及上年地丁銀兩扣留備賑○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張廣泗奏報大金川情形雖未大勝而連破番寨去刮耳崖僅二十里似乎不久可以成功朕方望捷音之踵至乃此次所奏以賊碉所踞俱在絕險攻克頗難並未言及刮耳崖何時進取是奏凱尙需時日伊前後奏報相隔不過數日而情事各異卽奏到之日亦遲速不同且此次未與大學士慶復會奏卽慶復接到令其來京之旨已經起身彼卽應奏明慶復旣未奏聞而張廣泗此摺亦未聲明著傳旨詢問至所奏訪查班滾蹤迹其未死可知從前以其焚燒白縕朕卽謂其情節可疑焉知不詭計免脫潛往大金川勾通啓釁今查奏如此則班滾之逃舍大金川而何往伊旣附賊酋必教之謀逆勾結竊援眾番

聳聽是以螳臂自恃敢於跳梁蓋番性難馴又多狡獪雖各分門戶而聲氣相通鬼蜮之技隨在皆有卽如郭羅克之後則有瞻對又繼之以金川卽崇喜土司之仇殺雖爲穴中之鬪亦係啓釁之端若瞻對辦理妥協何至復有金川等事卽裏塘土司汪結於征瞻對時效力著有功績爲大學士慶復所任用今觀張廣泗所奏王懷信供詞上年汪結授爲土司班滾亦差人到汪結處投哈達道喜則其心懷叵測眾番之暗傳聲息從可知矣且據昔什綽所供汪結做中班滾的兄弟俄木丁投降了叫班滾逃往別處去益可證班滾之始末汪結咸知則汪結蓋一陰巧小人彼旣外示出力於我而內仍不使班滾怨彼此乃番蠻兩下獲利之巧智而慶復特墮其術中而不知耳將來此人須另有一番處置方可今汪結見在軍前尤宜事事密爲留意不可稍露機關致彼生疑而蹤

迹班滾之事尤不可付之此人也總之此次用兵非小小克捷懲創於目前所可了事必須統計金川番情大爲籌辦實足以懾服諸蠻爲一勞永逸之策方不至事久復有蠢動若此時稍有遷就以圖速成將來辦理愈難反不若無此役之爲得計矣金川之役興師運餉勞費已煩且天氣漸寒正宜乘時剿滅以奏膚功上年瞻對出師朕屢加督策始得結局茲以張廣泗嫻於師旅一以委之自無煩西顧之憂是以未屢頒旨訓飭今看尙無奏凱之期又不能不座懷矣若班滾果在金川則殄滅醜類擒獲逃酋一事而成兩功全在此舉可傳諭張廣泗令其審度機宜速殲智勇籌全制勝永靖蠻氛以副朕特用之意瞻對乃前車之戒不可蹈也○壬寅諭江西武備遠不及他省乃人所共知是以於該撫奏事之便言及令二總兵明白回奏高琦奏到時降旨交部察議者蓋因

高琦莅任三載全無整頓非如岳鍾璜之到任未久者批知道了而可以不必交部察議也該部惟應按例以定處分乃復議交該督詳查自來已降旨察議之人有如此辦理者乎殊屬違例邀譽著將該堂官交部嚴察議奏此本發還另議具奏○乙巳撥奉天米十萬石於山東備賑○高斌等奏修築六塘等處河工隄堰橋梁如所請行○丙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丁未以舒輅爲安徽布政使富明爲河南按察使由江西南○致仕太子太保大學士查郎阿卒遺疏聞得旨查郎阿患病溘逝知道了該部知道○戊申吏部議奏兵部議處江西南昌鎮總兵高琦廢弛武備一案違例邀譽應將尙書彭維新左侍郎鄂容安陳惠華照例革職得旨兵部議處高琦一案違例邀譽並不遵旨察議部中從無似此辦事之理已將該堂官交部嚴加察議昨至湯山侍郎鄂容安

在中途內廷班次接駕因召至面前降旨訓飭原因彼係滿堂官且見掌部印應於彼是問是以至九卿接駕之地不復問彭維新陳惠華也且二人向日卽旅進旅退無所可否亦不足問也設其當問卽似鄂容安馬前訓飭有何不可乃由湯泉回至行宮時九卿立班侍駕而彭維新陳惠華獨不在班指名尋覓良久始至據稱爲關防所阻則九卿在班者甚眾年高如劉於義並未被攔阻何獨伊二人其將誰欺此乃伊等知朕訓飭鄂容安懼而避匿人臣敬君之道有是理乎若恐朕以待鄂容安之道待之卽謂有失大臣之體伊不能受則此心益不可問其罪更不容誅矣前代廷臣有掛冠徑去者此乃綱紀陵替所致我朝天澤明而名分肅豈容有此況彭維新曾罹重譴起自廢籍復以居憂赴任爲言官所劾廷議革職陳惠華因伊弟陳惠正有議處之案具摺奏辨竟匿

不上聞亦經部議革職朕皆棄瑕錄用而伊二人平日居官不過庸碌備位全無奮勉之意今遇此等些小罪譴輒如此存心規避若更加窮詰則其罪益無可容姑免深究彭維新陳惠華著照部議革職鄂容安從寬革職留任○庚戌諭人臣奉公潔己首重廉隅貪婪侵盜之員上侵國帑下腹民脂實屬法所難宥是以國家定制擬以斬絞重辟使共知儆惕是紀綱所在不可不持 皇考世宗憲皇帝懲戒貪墨執法不少寬貸維時人心儆畏迨至雍正八年因吏治漸已肅清曾 特旨將從前虧空未清之案查明釋放此其明驗也朕因見近來各省侵貪之案疊疊意欲早爲整頓庶幾懲一而儆百不致水懦而寬難特命大學士等查明原委雍正年間秋審到審案內侵盜及貪婪各犯奉 旨句到者八案擬入情實未經句到者八案雍正六年各省句到惟朝審未句內有

擬入情實者五案又歷年貪婪立決未待秋審者二案是侵盜貪
婪之犯秋審時原有擬入情實奉 旨句到者及詢以今何以率
入緩決以致人不畏法侵貪之風日熾則不能對蓋因例內載有
分年減等逾限不交仍照原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槩入緩決外
而督撫內而九卿法司習爲常然初不計二限已滿旣入秋審自
當處以本罪豈有虛擬罪名必應緩決之理卽在本犯亦恃其斷
不入情實永無正法之日以致心無顧忌不知立法減等原屬法
外之仁至限滿不完則是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此等藐法無
恥之徒卽應照原擬明正其罪嗣後此等二限已滿照原擬監追
之犯九卿於秋審時覈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卽入於情實案內以
彰國法朕於句到日再爲酌奪其如何分別酌覈之處著大學士
九卿悉心妥議速奏尋議凡侵貪案犯二限已滿查其獲罪之由

如動用雜項及那移覈減一應著賠作爲侵欺並收受借貸等款
問擬貪婪追監追後急圖完公者量擬爲緩決若以身試法賊私
累累至監追二限已滿侵蝕未完尙在一千兩以上及貪婪未完
尙在八千兩以上者秋審時卽入情實請旨勾到從之○辛亥諭
軍機大臣等各省督撫開報米糧價值用以驗年時之豐歉審民
食之盈虛必當確覈時值據實入告固不可故爲減少亦不得有
意加增前曾降旨令將價增價減之處比照上月填註原欲知實
在情形乃近見各省所報大抵多稱價貴有連年豐收而僅開價
中或仍開價貴者豈通屬總無價賤之處歷年總無價賤之時卽
一府一縣之中豈無上月價昂下月價減者蓋緣督撫所奏悉據
州縣開送地方官若照實價申報則採買時不得浮開是以豫爲
之地此亦情理所有不知奏報稍有不實則民生之盈絀必致壅

於上聞非朕勤恤民生之本意嗣後各督撫務必隨時確訪實在市價不得一任屬員隨意開送又不可因朕此旨有意將米價裁抑少開以圖粉飾古太師陳物價以觀民風漢刺史問羊得馬民不敢欺傳稱循吏况六府八政首重穀食是曰民天其亟加之意毋偽母隱俟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壬子浙江總督喀爾吉善奏參浙江巡撫常安貪婪各款得旨解任命高斌顧琮前往審奏○以顧琮爲浙江巡撫蘊著爲漕運總督由兵部侍郎遷○丁巳以陳大受爲兵部尙書調潘思璣爲福建巡撫以訥敏爲安徽巡撫赫慶爲廣東布政使由安徽按察使遷○以倉德爲四川布政使石杰爲四川按察使由建昌道遷

冬十月己未諭向來祭享太廟獻爵獻帛例用侍衛及太常寺官朕御極後俱令用宗室人員蓋因宗支繁衍實惟祖德所詒

一氣感孚昭格尤爲親切且使駿奔走執豆籩有事爲榮亦得服習禮儀陶鎔氣質意蓋有在但演習禮節奉常實所專司宗室旣非所屬未必聽其指授嗣後每逢祭祀之期著派宗人府王公一人前往監視俾進退優嫺執事有恪以昭誠敬將此載入會典○以葉存仁爲安徽按察使山江蘇淮揚道遷○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從前班滾焚斃未得確據是以屢行降旨令密行察訪今據總督張廣泗查明班滾仍踞如卽且敢肆行多事攻打康朱蹤迹顯然汪結於班滾潛逃時明知隱匿且遣使往來暗通消息遊擊羅於朝亦係上年承辦此案之人恐其發露意欲多方掩飾是汪結實爲彼地之巨蠹而羅於朝亦屬知情種種情形俱屬顯著該督謂雖彼處無再用兵之理而設法鉤致大費經營朕思班滾狡獪生事至爲可惡不可不明正典刑若果能如計就擒則已否則再用大兵

攻勦亦係出於不得已而非黷武在目前進勦大金川須全力貫注不得分營至將來金川事竣卽應移師如卽迅速攻討斷不容緩汪結旣爲彼耳目羅於朝身爲營弁乃內地之人輒敢與之通同更爲不法進兵時須先期將汪結羅於朝二人以他事調赴軍營一一訊明更可得班滾實在下落而明正其罪此際更密爲防範令汪結不得暗施狡計必當擒獲班滾明治其罪以正從前草率之失所爲一舉兩得實在此役此時宜遵前諭不得稍露風聲以防他變可傳諭張廣泗知之○張廣泗奏臣前派西南兩路各鎮將進勦七月內尙能奮勇直前各距賊巢不遠八月內因去巢愈近賊守彌固各路雖報有攻擊斬獲未能直搗賊巢臣查有昔嶺山梁可以俯瞰勒烏圍而直下刮耳崖爲尤近擬九月中親往督率務期九十兩月內進取賊巢報聞○壬戌命江蘇再截留漕

糧二十萬石備賑○癸亥諭朕因各省侵貪案疊疊意欲懲一儆百以息貪風大學士及該部並未詳查立法本意蓋懸度朕意止於惡侵而不知朕意實在於懲貪夫侵盜之與貪婪似乎有閒而不知服官守職者孰無畏懼之心不敢先虧庫帑至於藐視國課恣意侵漁則下此之苞苴魚肉更復何所顧忌必致朕民自潤貽害無窮故天下容有貪而不侵者必無侵而不貪者嚴侵盜正以懲貪婪此整綱敕法之要道也及至再三降旨曉諭令大學士九卿等詳悉酌議於秋審時應情實者入於情實乃今陝西省內勾到情實案內卽有李銘盤吳浩丁蔡三案此又矯枉過正惟旨是從而三案未必皆當句決也此中亦有必無可貸者但今當定議之始向來因陋就簡常入緩決之人卽以情實正法所謂不教而殺朕不爲也著於法外施仁暫行停句再予一年之限或尙能悔

悟完項自贖其罪以邀寬典如仍復玩視國法必予句以正其罪
朕用法從無假借而必準情度理允協厥中以歸至當著通行各
督撫共悉此意○乙丑 上以 皇太后聖躬違和詣 皇太后

宮問安視藥是日宿 慈甯宮每日視藥三次至辛未皆如之○

壬申轉王會汾爲兵部左侍郎以莊有恭爲兵部右侍郎陳邦彥

爲內閣學士

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

○以塞爾赫爲兵部右侍郎○辛巳諭

朕閱內務府庫所藏歷代帝后圖像蓋沿襲前明以來之舊局鐫
收藏視同尋常圖繪未經啓視塵封蝨蝕不無侵損朕思勝朝陵
寢卽世遠年湮尙爲之禁樵蘇而虔守護使松楸勿翦况縑素未
渝冕旒秀發其何忍褻越視之又明時帝后冊寶向貯工部庫中
歲久亦不免遺失殘毀朕意欲併藏之南薰殿中示崇敬焉其中
或有損闕槩令補綴完好應重裝者卽付裝潢其如何編列甲乙

存錄檔籍慎重珍藏之處內廷大學士等會同內務府總管王大臣等妥議具奏尋議臣等恭查南薰殿正殿五間請於正中三間內各設硃紅油漆木閣一分五層安奉歷代帝像每帝像一軸造枅木色小匣用黃雲段夾套包裹裝入按閣層次分列安奉東一閒安奉后像均照前式製辦至帝后冊葉手卷亦按帝后木閣安奉西一閒置木匱一安放明時帝后冊寶其功臣像按軸置造小匣套用紅雲段仍貯庫內再帝后圖像內見有應修補者請俟修補完好時各按朝代挨次編列甲乙安奉木閣並冊寶收貯木匱一併登記檔籍存案令內務府堂官郎中六庫郎中稽察照管報聞○壬午命江蘇復截明歲漕糧四十萬石備賑○癸未吏部等部議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通渭縣署從前移駐安定監地方本係一時權宜原治百姓憚其寫遠從未一至彼處以致累任縣令

俯從民便仍在原治駐紮而新縣則往來其間終非久計不如仍復原治從之○甲申命丁憂副將回旗准原任京職行走○乙酉飭各直省未完錢糧每年清查已未清完實數奏聞○丙戌上詣皇太后宮問安視藥

十一月丁亥上詣皇太后宮視藥每日三次至己丑皆如之

○浙江巡撫常安奏參布政使唐綏祖徇私狂悖各款得旨常安參奏布政使唐綏祖各款尙非賊私狼藉可比而亟掛彈章一似不可姑容者安知非常安先聞被劾之信因疑喀爾吉善訪伊劣蹟必由於唐綏祖開送撫拾傾陷欲使兩敗俱傷以洩己憤耶但既有此奏不可不加詳究唐綏祖著解任所參各款及本內有人犯俱交大學士高斌會同巡撫顧琮一併查審定擬具奏○調永貴爲浙江布政使以宮爾勸爲雲南布政使由糧儲道遷○戊子命

各部院滿洲司員照漢官例分司定額○己丑諭各省文武官員有因公望誤部議降調係該員應得之處分部覆時酌其情罪或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酌量錄用已屬格外之恩至於降旨依議降調之員自應照所降之級赴部候補乃又有送都察院考覈引見之例此等人員有因原參督撫所出考語平常遲至數年俟督撫離任始行赴部更有降調時並不請咨考語赴部及督撫屢更復以無憑出具考語呈請引見者既滋弊竇亦且事屬重複大抵爲政貴簡而得要例愈繁而弊愈多嗣後著停止其在京文武並旗員及各駐防人員因公降革有令該堂官該旗大臣出具考語帶領引見者又有送都察院考覈者條例亦覺繁多不無啓趨避之途其如何刪繁就簡酌中定例處著大學士九卿並八旗都統詳議具奏尋議在京各部院司員及五城正指揮等官並

旗員及各駐防人員巡捕營參遊守因公里誤降革者如辦事勤
練人才可用之員任內並無錢糧不清及治罪之案該管大臣會
同都察院詳加察覈果應行帶領引見交該管大臣出具切實考
語保奏帶領引見其各駐防人員咨送各該旗帶領引見應否去
留候旨定奪從之○庚寅 上詣 皇太后宮視藥二次至乙未
皆如之○予故致仕吏部尚書性桂祭葬諡恭簡○辛卯以雅爾
圖爲兵部右侍郎由內閣侍讀學士遷○壬辰以德爾格張泰開俱爲內閣
學士德爾格由光祿寺卿張泰開由僉都御史遷○甲午諭內閣刑部行師最重紀律
故失律有誅罪在不宥袁士弼在瞻對軍前與提督李質粹意見
齟齬遇事推諉奉文調遣遠期不至經大學士慶復奏參拏交刑
部治罪朝審擬以情實應卽予勾但慶復參奏原據李質粹稟報
而李質粹所報班滾焚巢斃命之處始據奏報朕卽以爲未可信

因命張廣泗紀山等備細訪查乃知班滾見踞如郎且敢領兵攻打上瞻對土司康朱肆行滋事夫首惡渠魁關繫至爲緊要而以生爲死全屬子虛則其他功過是非豈復可信張廣泗大金川軍務告竣後必須將班滾另行辦理袁士弼此次暫行停句李質粹卽非枉陷袁士弼而偽奏已屬顯然著拏交刑部羈候班滾事竣時令張廣泗將此案情節秉公據實逐一查明見在隨營將弁內當時在事之人尙多必得真知確見俟張廣泗查奏到日令李質粹與袁士弼對質則功過自明袁士弼自有應得之罪著入下年朝審此次之不勾非朕輕軍法而姑息從寬也○命兩淮發鹽義倉穀平糶○戊戌命暫開奉天海運○庚子免陝西甘肅兵丁積欠○辛丑諭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閻若璩孔廟從祀末議十一條朕疊加披閱大槩多前人所已經議及非有卓然至

當不易之論有裨典制必當見之施行者卽如議樂舞宜用八佾
籩豆宜十二一條其意謂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夫孔子道德
高厚與天地參卽備天子禮樂以奉之亦未足以昭崇報我朝
列聖隆禮致敬於先師至矣盡矣而樂舞仍用六佾非略而未
講也朕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顧
以孔子所非者祀孔子是得爲敬孔子乎在他人則議之在己則
受之於聖人之心安乎謂孔子生未嘗爲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
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孔子於世家不過文人翻
新立說豈足據爲定論且天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敦敘彝倫實
能行聖道以端治理明聖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
一人不與被聖人之澤至於樂舞之儀文籩豆之度數其末節耳
而以此爲尊師首務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稱兩廡先賢先

儒位次陵躋宜請釐正一條兩廡從祀諸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逞臆斷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漢臣議禮如聚訟之譏良有以也阮學浩所信者閻若璩之說而閻若璩此條如何釐正若者宜先若者宜後而閻若璩卽無定論况孔廟祀典於雍正二年奉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廷臣集議所有應祀復祀之先賢先儒已經一一釐正閻若璩所謂西多於東者蓋未釐正以前之舊今定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無陵躋見載大清會典閻若璩固未及見阮學浩何備官而亦未之聞耶祀典關係重大若止憑其私心淺見率意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西成何政體以朕觀之此二條卽不可施行是以明切曉諭令眾知之其餘各條或有應議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尋奏

聞若璩未議第三條復祀秦冉顏何補祀縣置第四條增祀樂正克第七八兩條增祀諸葛亮范仲淹第十條增祀黃幹均蒙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採擇廷議先後舉行第二條升祀有若於 廟庭又於乾隆三年議准尙書徐元夢條奏舉行俱無庸再議外其第二條內議升祀公西華於 廟庭據閻若璩以論語孟武伯問仁子路曾皙等侍坐兩章爲斷查論語所記四科諸賢蓋專指從於陳蔡者而言唐開元中據此遂定爲十哲升祀 廟庭其實史記載孔子之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則知聖門高賢原不止此數故宋咸淳中升祀子張本朝乾隆三年升祀有若皆以補唐禮所未備至公西華之賢固不下於季路冉有然七十子之中如子賤子羔原思南容漆雕開皆爲聖人所深許較之公西華亦難爲軒輊卽以閻若璩據問仁一章謂與由

求並稱當升公西華而所據侍坐一章則曾子升配已不能復進
曾皙是議禮紛紛如聚訟轉不如姑仍其舊之爲安也再第四條
議增祀公明儀第五條增祀曾申申詳第六條增祀漢河閒獻王
劉德查公明儀曾申申詳見於孟子及檀弓等書皆能守家傳謹
師法以不背於聖賢之徒但授受淵源旣罕明證其闡明聖道亦
別無考據漢河閒獻王劉德修學好古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如
周官尙書禮記之屬事蹟具載漢書但當暴秦之時轉徙流離藏
遺經於焚書坑儒之會諸儒實爲其難及挾書之禁已弛以藩王
有土之尊出其力以技求圖籍獻王實爲其易若因子張之弟子
增祀公明儀則曾子高弟尙有樂正子春子襄公明高若因曾子
之孫子張之子增祀曾申申詳則孔氏子孫之賢者尙有孔斌孔
穿以下多人若因有功經籍增祀劉德則藏書壁中避禍嵩山之

孔鮒亦未列俎豆事闕數千年博議者未之及非有闕遺實重之也又第九條議改祀蔡元定於兩廡其意以爲蔡元定自有功聖門非以子重果如所言不但無以處曾晳卽程珦朱松於聖道亦各有體認豈皆以子重者此其爲臆說無憑又不辨而自明以上各條俱毋庸議從之○戊申諭朕聞閩省風俗尙鬼信巫偶遇雨暘失時遂有無藉之徒意在斂錢肥己因而詭稱某處神佛靈應聚眾迎賽或將神像擡在街衢挾令地方官跪拜迎送種種惡習殊屬不經凡地方遇水旱自督撫大吏以至州縣有司固當竭誠致禱神明爲民請命豈有棍徒藉名聚眾擡神挾持官長因而召爭起釁滋生事端甚爲風俗人心之害此風斷不可長嗣後著嚴行禁止儻有違犯卽照律治罪地方官儻或有悠忽從事姑息養奸卽著該督撫參處他省或有似此惡習者著該督撫一體辦理

○辛亥諭改定來歲二月謁孔林○壬子諭古天地大祀前期有百官受誓戒之禮周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唐宋則掌以太尉或於尙書省或朝堂明初誓於中書省後於闕門宣制嘉靖中則親御奉天殿百官朝服聽誓戒所以聳眾聽而致肅共懲怠玩典至重也國朝祀典太常寺先期行文出示蓋本古人誓戒遺意而集眾宣誓儀章未舉朕思八政祀居其首而大祀莫重於郊嗣後有事於園丘方澤祈穀雩祭應於午門前宣誓戒陪祀之王公文武大臣官員朝服齊集跪聽行禮以昭齋明嚴敬之義大學士會同該部稽古具儀以聞尋議嗣後有事於園丘方澤祈穀雩祭前期四日鴻臚寺於午門外設敕案一前設香案一令御史四員禮部鴻臚寺堂官各二員侍儀鳴贊官二員於午門外東西向立陪祀王公文武大臣官員及執事

官應齋戒者俱朝服齊集內閣學士恭捧敕諭內閣官前導大學士隨行由午門中門出太常寺堂官接捧敕諭安置敕案上退鳴贊官贊排班鴻臚寺官引陪祀王以下文武各官排班立鳴贊官贊跪王以下文武各官皆跪鳴贊官贊宣敕諭宣敕官詣敕案前行一跪三叩禮興從敕案上恭捧敕諭就敕案東傍西向立宣讀敕諭宣畢恭捧敕諭仍安置敕案上退鳴贊官贊叩興王以下文武各官皆退太常寺堂官恭捧敕諭送內閣其陪祀之王公文武大臣官員等於次日各詣齋所至誓戒敕諭交翰林院撰擬進呈宣敕諭官由太常寺奏派黃案案衣香案交工部備辦香案上陳設五供交太常寺備辦從之敕諭曰 皇帝敕諭陪祀王公文武大臣官員及執事人等茲以某年月日恭祀某壇惟爾羣臣其蠲乃心齊乃志各揚其職敢或不共國有常刑欽哉勿怠○是月張

廣泗奏查上年攻勦贍對果如慶復所奏拆毀戰礮分割其地則班滾無可容身自必潛逃他境今查李質粹初臨賊境尙攻克礮寨十餘處迨兵過如郎僅焚空礮二座及圍燒泥日一寨餘皆完好如舊至分地之議各土司因班滾見在無人敢領仍爲班滾所踞至班滾所踞大礮並未燒毀其黨羽亦未擒拏班滾焉肯舍其巢穴遠赴金川應俟殄滅金酋再移師贍對汪結不過一巧猾小人因其熟諳夷情在眾土司中最爲明白故慶復信任之見令來至軍營臣面加詰詢伊頗知畏懼懇請效力但番性叵測俟事定另思處置至崇喜土司被殺一節係俄木勞丁挾仇報復與汪結安本無涉亦非所屬番人不平所致得旨覽奏俱悉

十二月丁卯申禁奸民囤糧○己巳召徐杞來京調陳宏謀爲陝西巡撫以彭樹葵署湖北巡撫

由倉場侍郎署

○辛未諭大學士徐本持

躬端謹才品優長歷事三朝宣力中外朕御極之初簡任綸扉多
賢翊贊後因抱恙令伊子隨侍回籍又加恩給與本俸以資頤養
予告以來又經四載時加存問方冀其宿疾就痊赴闕供職今聞
溘逝深爲震悼著晉贈少傅就近在浙江藩庫內賞銀一千兩辦
理喪事加祭一次著巡撫顧琮親往祭奠以昭朕恩禮老臣之意
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穆○大學士等議副
都御史梅穀成奏正一真人秩視二品原屬明代舊制近復加至
光祿大夫題請襲封伏思孔子至聖後裔承襲公爵顏曾思孟以
下不過博士今張氏所襲竟與聖裔無別請照提點演法之類給
與品級停其朝覲筵宴等語查正一真人世居江西龍虎山至宋
始有封號元加封天師秩視一品明初改正一嗣教真人秩視二
品本朝仍明之舊而會典不載品級蓋以類於巫史方外原不得

與諸臣同列卽康熙雍正年間曾荷褒封亦用以祈求雨澤非如
前代崇尚其教而必階以極品也至從前給一品封典亦因無案
可稽但憑舊軸題給原未可爲定制嗣後應不許援例假借題請
給封至所奏授爲提點演法之類所見亦是但道錄司左正一係
正六品正一眞人有統率道眾之責若授爲提點演法則亦係正
六品查太醫院院使秩正五品巫醫本相類請將正一眞人亦授
爲正五品其原用銀印卽令繳部嗣後缺出應令該撫查其子孫
應襲者取具地方官印結咨部襲補照道官例註冊朝覲筵宴均
停止從之○壬申以台柱爲四川按察使由江甯縣○乙亥諭軍
機大臣等朕覽張廣泗所奏詢問汪結供詞內稱四月十三日渡
江半夜到如郎竟是空寨班滾早已逃出及責問俄木丁伊云必
是隔江看見燒寨害怕潛逃等語前據張廣泗奏昔什綽等在如

郎聽得人言明正土司汪結做中閒人叫俄木丁投降令班滾逃往別處是班滾之免脫皆係汪結暗爲通信今伊止歸罪於俄木丁一人與昔什綽所供情形不符之處何未問及又前奏遣喇嘛雍中班吉前往如郎班滾云我曾差人往綽斯甲羅於朝汪結營盤請安說爾叫我三年不可出頭我已遵了又汪結曾有信與班滾弟兄令其斂迹以防金川事竣波及而汪結所供僅有帶信道喜一語其餘俱未供出不知張廣泗亦問及否至彼明知事迹難掩何難將道喜一語說明以表其心而種種潛通消息之處實欲藉此掩蓋也再摺內所稱文武皆知班滾尙在而無一人敢少露聲息及至康朱控告班滾父子搆毀滋事顯有確據始肯漸吐實情而或諉罪於汪結且以汪結神氣似非大奸宄又謂汪結能料及綽斯甲之必應辦理如其語果出誠心實爲諸番中之傑出者

朕細察情詞是汪結之巧不但先已欺蔽慶復卽張廣泗亦屬疑信參半矣朕前所降諭旨俟將來金川事竣卽移師如卽汪結旣爲彼耳目羅於朝敢與之通同不法進兵時須先期將二人以他事調赴軍營訊明班滾下落而明正其罪此際更密爲防範不得少露風聲以防他變蓋因大金川見在進剿不能又加兵於瞻對是以令其俟金川事竣再乘機辦理孰知張廣泗此奏竟未待事竣卽令汪結至軍營面詢未免失於欲速不合機宜矣若汪結果知伊事已經敗露罪有難逃張廣泗因此調赴軍營查辦則發奸摘伏罪名昭著卽當明正典刑使羣番知所做懼如因汪結爲眾番所信未便殲除恐卽加誅殛或致有失番心更滋釁端姑留之以圖後舉而其摺內亦未將此意聲明又汪結供上年打聽班滾實未燒死曾屢次密稟宋宗璋伊甚是愁怕歎氣說如今更有何

法等語宋宗璋見在軍營何不卽將此詢問以定虛實但不可因
有此旨又稍露形迹以致汪結懷疑復滋事端且見今行聞將士
半屬從征瞻對之人儻共知前此隱諱之事皆已顯露必人懷驚
畏當此軍興之際甚有關繫至汪結所云見在大兵進剿金川班
滾放心在家一無防備我著人哄他離了巢穴就容易擒拏此等
皆屬誑語未可遽爲憑信若墮其術中卽蹈瞻對之故轍雖據張
廣泗奏稱尙未深悉汪結底裏當密爲留意統俟事定另思處置
等語但目今此事旣經明白詢問則汪結尤宜密防毋使因疑生
釁又費周章萬里之外朕亦難一一遙爲指示可傳諭張廣泗令
其悉心體會朕旨務須審度機宜慎重經理以紓朕西顧之憂○
以張廣泗進剿大金川命黃廷桂署陝甘總督○張廣泗奏前奉
諭旨以塞外地近雪山或暫駐向陽曠地俟春融集兵進取臣查

官兵見已渡越雪山進抵賊巢不遠若復退駐賊必前往奪據明春攻取爲難得旨朕亦料及此前日所降諭旨尙未到耳又稱見在各路官兵雖未直搗賊巢賊已屢次遣人籲懇投誠臣曾面見頭人諭以莎羅奔罪無可赦如必欲免死自必面縛而來另候酌奪得旨是又稱臣自丹噶同至小金川莎羅奔又邀請汪結等至勒歪懇請招安並遣人隨同前來臣復面加曉諭該逆酋罪大惡極更非瞻對可比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兇逆不滅不已今歲不能至明歲明歲不能至後歲決不似瞻對燒毀罷兵得旨甚是甚正足慰朕懷又批好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實慶用卿之得人也勉之雖遲何妨又稱自八月以來我兵阻礮不前賊應愈肆鴟張而反投誠乞命實非本心緣進兵已經半載賊境失去大半秋不得穫春不得耕番眾勢在窮迫且兵臨賊巢不遠故急求撤兵以稍爲

停息復出肆掠若我兵一退正墮其計得旨如果力不能取卽如是困彼數年彼尙能支乎但領兵者固不宜存此心更忌出此言以懈兵志耳○己卯諭大學士慶復自 皇考時屢經擢用歷任尙書朕卽位之初用爲大將軍復簡畀封疆厯用至大學士上年瞻對用兵以總督統領軍務乃奏稱班滾圍困焚斃告捷竣事朕覽奏摺稱班滾燒斃因念全無確據應迅速查訪其種種疑竇詳晰批示始據慶復奏班滾燒斃彼亦懷疑遵旨密行查訪等語今據張廣泗查明班滾見在如郎尙復肆行滋事當時捏報焚斃之處檢閱卷宗有慶復駁回李質粹原咨李質粹遂添入火光中望見懸縊賊番之言慶復卽據以入告並前後辦理未妥各情節因以張廣泗原摺傳示慶復伊乃具摺請革職交部從重治罪朕自張廣泗奏到數日來爲之反復思維念其敷厯中外欲施恩宥以

全世戚舊臣之體而法度者朝廷之法度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朕不敢私焉且國家能保千百年無兵革之事乎若統兵之人皆如此欺罔其所關繫尙可問乎夫世戚舊臣皆與國共休戚之人也慶復思及此亦將不能自恕且以台輔大臣受國家厚恩何以於此等軍機重務通同欺罔一至於此若謂一時誤信或因用軍既久邊外番地不得不如此了事此等情形不宜題達宣示亦應密行陳奏乃始終並未據實奏明今旣通盤敗露法紀所在朕雖欲寬之而無可寬慶復著革職家居待罪李質粹見在刑部監禁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此案情節徹底研訊有應問慶復之處一併訊問逐款審明按律定擬具奏○諭朕從前因班第努三進兵瞻對宣力效勞厥有成績是以將伊等及所帶侍衛官員拜唐阿等一併交部議敘朕又施恩令班第在御前行走今據張廣泗奏

稱班滾見在如郎地方並未被火燒斃等語班第努三雖係協同慶復辦事之人未深悉地方形勢與慶復李質粹專令帶兵者不同然伊等在彼並不詳察亦從而謂班滾燒斃率行具奏殊屬冒昧此事既經顯露伊等議敘所加之級及隨往侍衛官員拜唐阿等議敘之處均一併註銷班第努三俱不必在御前行行走著在乾清門行走○庚辰諭朕惟致敬郊壇宜崇典制乃者朕於大祀前期一日恭詣壇位躬親省視展潔告虔良云周備惟是神主向藏皇穹宇皇祇室皇乾殿考唐開元禮先期升主陳設省視復收朕思因省視而陳設神主有違神道靜穆之義未協寅恭嚴事之忱應於躬省皇穹宇皇祇室皇乾殿上香行禮分獻官詣配殿行禮肅將悃忱以申對越但事屬創舉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悉定議並躬詣壇位後親視籩豆之處

一併具議以聞尋議 皇上駕詣 南郊於 昭亨門外降輦入

外壇南左門詣 皇穹宇於 上帝 列聖前上香行九拜禮

兩廡 從位遣官上香行禮次詣 圓丘視 壇位詣 神庫視

籩豆並遣官視牲畢入齋宮 北郊於 方澤北門外降輦入

外壇北右門詣 皇祇室於 皇地祇 列聖前上香行禮並省

視俱如前儀 南郊祈穀於 外壇南右門降輦入 祈年左門

詣 皇乾殿上香次詣 祈年殿視 壇位及籩豆並同 大祀

儀從之○禁年少宗室公等及滿洲武職大臣乘輦○命來保爲

武英殿大學士以德沛爲吏部尙書

由吏部左侍郎遷

○軍機大臣等議

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新渠寶豐二廢縣近年陸續墾復已有二

千餘戶計口萬餘請改爲新渠寶豐二堡除原設文武衙署及廟

宇倉廩等官基仍留備用外餘准作民基仍循舊制二堡各以圻

廢鼓樓爲界樓南令回民居住樓北令漢民居住從之○軍機大臣等奏陝西學政胡中藻奏請分設陝甘二省學政奉旨令臣等詢問慶復據稱陝甘二省遼闊學臣未免跋涉多費時日但該省預考生童無幾閱卷省便是以向來督學止係一人歲科兩試均無貽誤等語胡中藻所奏無庸議從之○壬午諭軍機大臣等瞻對用兵一案慶復李質粹以班滾燒斃告捷撤兵而班滾見據如郎肆行滋事朕原諭以俟大金川事竣之後再行查辦乃張廣泗辦理失於欲速未合機宜使事情彰著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因命將慶復革職待罪李質粹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訊按律定擬但思此案內慶復李質粹身爲總統大員貽誤軍機情罪固重其在事捏報之宋宗璋馬良柱及將備人等牽涉甚多伊等旣知此案情罪敗露未必不心懷疑懼於見在軍情無益著傳諭張廣泗

令其酌量情形如宋宗璋等在事日久熟習情形見在領兵攻勦
尙能實力奮往可望成功著仍留軍前將伊等從前捏報欺罔應
行從重治罪之處該督明白曉諭許其戴罪圖功以觀後效令伊
等心中豁然無疑專一進剿奮勇克捷以贖前愆若伊等並無實
在出力而軍前效用有人如發往之任舉等可以代伊之任卽將
伊等參革並案內緊要人犯一併拏解來京歸案審結治罪其餘
情罪稍輕者仍著明白宣諭令其效力贖罪軍務機宜未便遙斷
著張廣泗詳細籌酌妥協辦理具奏○癸未諭軍機大臣等總督
喀爾吉善參奏常安貪婪一案經大學士高斌會同巡撫顧琮審
明周宣猷等鑽營行賄七款屬虛應毋庸議惟縱容家人李十勒
索多贓常安應照例革職等語此時督撫豈有家人敢於勒索多
至千有餘金而伊主全不知情之理高斌等並未將此情節細加

研問嚴鞫常安若果係家人勒索確有證據毫無疑處則常安止於失察不至革職今坐以明係知情縱容遽議請革亦不足以服常安之心且果如所奏情節毫無疑義則喀爾吉善所參過甚汚人名節卽應將喀爾吉善查參而奏內亦未議及且喀爾吉善原參該撫贓私狼藉今乃以家人需索從輕歸結又何以服喀爾吉善之心在高斌自非有意瞻徇常安而伊素性長厚顧琮亦立意從寬伊兩人意將該撫議革事已兩平如諺所云和事老人者况督撫同屬封疆大吏非尋常參劾屬員可比理無兩是則伊等勢不容並立常安無過則喀爾吉善有過若如此含糊歸結則將來督撫參劾之案如何辦理朕以至公治天下當使曲直是非判然別白豈肯似此模稜兩可如伊等之和事老人乎今此案若另派大臣前往審理則於朕差大學士高斌顏面攸關亦國體所繫仍

著高斌再行徹底研審據實具奏然高斌若再不能徹底審明此事則亦止得另差大臣前往若彼時審出則又似慶復班滾之案朕所批云何以了局之事矣豈不可惜此處宜令高斌知之高斌曾奏臘底回京今查審唐綏祖之案尙未奏到著卽寄諭前往令仍赴浙江會同顧琮查審此旨並高斌等原奏俱諭令喀爾吉善閱看○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高斌會同顧琮查審常安婪贓一案以縱容家人勒索定議革職意欲含糊兩可從輕了結總未能確得實情朕已降旨令其再行徹底研究今查奏唐綏祖之案審係全虛則常安挾仇反噬已見一斑使常安心中實無抱歉之處而唐綏祖誣罔送款何難據實奏辨否則靜候查審虛實自明乃將唐綏祖捏款糾參本內又係擡寫年月看此情形則常安心迹顯然益足見高斌等辦理前案之未能允協矣督撫布政乃通省大

吏爲封疆表率今以納賄焚賊各重款露章傳播人所共知若不
明晰是非從重究擬何以正官方而肅吏治高斌於此情節竟未
能見及况大學士有進賢退不肖之責非顧琮可比尤當使曲直
分明方足令人心折服今似此顛預辦理如朕前諭所云和事老
人者其如天下公論何高斌等著傳諭申飭令其體悉前後諭旨
將此案並常文原案再行研究務得實情分晰定擬儻仍復含糊
了事朕必另派大臣審理務得實情審出前旨俱已明晰慶復所
辦班滾之案卽前車之鑒也可諭高斌知之○乙酉 皇七子永
琮薨○諭王大臣等皇七子永琮毓粹中宮性成夙慧甫及兩週
岐嶷表異 聖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聰穎殊常鍾愛最篤朕
亦深望教養成立可屬承祧今不意以出痘薨逝深爲軫悼建儲
之意雖朕衷默定而未似端慧皇太子之書旨封貯又尙在襁褓

非其兄可比且中宮所出於古亦無遭殤追贈槩稱儲貳之禮但
念皇后名門淑質在 皇考時雖未得久承孝養而十餘年來侍
奉 皇太后承歡致孝備極恭順作配朕躬恭儉寬仁可稱賢后
乃誕育佳兒再遭夭折殊難爲懷皇七子喪儀應視皇子從優著
該衙門遵旨辦理送入朱華山園寢復念朕卽位以來敬 天勤
民心殷繼述未敢稍有得罪 天 地 祖宗而嫡嗣再殤推求
其故得非本朝自 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
紹承大統者豈心有所不願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 家法乃
朕立意私慶必欲以嫡子承統行 先人所未會行之事邀 先
人所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此朕悲悼之餘尋思所及一併諭
王大臣等知之○是月貴州布政使恆文奏黔省多產鉛礦而礦
廠轉運銅鉛餘利甚多前督臣張廣泗任內向係上下通融私相

授受並未奏明充公迨聞愛必達授貴州藩司之信始將銅鉛各廠餘息奏充開河修城之用惟是黔省正供無多公費有限張廣泗凡遇各項公用不惜重費多係捐貲給發其實所用卽此項之餘息也張廣泗在黔多年一切苗疆吏治民生料理整頓日有起色誠如 聖諭張廣泗在黔過少功多得旨此係至公之論目今既定章程則前此之事不必論○張廣泗奏署秦甯協副將張興駐守馬邦山梁於扎果山梁糧運要道並不設兵防禦致被賊番阻截經臣發兵援應將賊眾擊退已保無虞又張興紮營之石山梁遊擊陳禮駐守自恃地勢陡窄設卡堅固賊番用石礮法安設木架以機發石傷人該遊擊並不先用槍礮擊毀以致機石齊發我兵不能抵禦退至山麓紮住賊番於山梁河口堅砌石卡堆積礮石守禦糧運水道俱被阻塞臣隨差署參將王世泰前往援救

於曾達對河兩岸夾攻遙呼張興奮力擊賊詎張興陳禮閉營不出先與逆賊頭人講和並出重貲分散眾番許送官兵過河致被賊人引至右山梁溝底俱被殺害如此昏憤庸懦之將不能早爲覺察臣罪奚辭請將臣敕部嚴加議處至川中將士怯懦至此臣何敢輕言進兵惟遵旨加調官兵以爲一舉埽除之計得旨懦將債事豈卿所能逆料然行軍之際賞罰宜明卿自行檢舉亦是但此時交部必至外人盡知益生議論於事機無益故且不發俟成功之後交部併議未晚也○是歲朝鮮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二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十三年戊辰春正月丁亥諭國家敬天尊祖禮備樂和

品物具陳告豐告潔所以將誠敬昭典則也考之前古籩豆簠簋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貴重或用陶匏以崇質素各有精義存乎其閒歷代相仍去古寔遠至明洪武時更定舊章祭品悉遵古典而祭器則惟存其名以藝代之我朝壇廟陳設祭品器亦用藝蓋沿前明之舊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案經典範銅爲器頒之闕里俾爲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見古先遺則朕思壇廟祭品旣遵用古名則祭器自應悉倣古制一體更正以備隆儀著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覈經圖審其名物度數制作款式折衷至當

詳議繪圖以聞朕將親爲審定敕所司敬謹製造用光禋祀稱朕
意焉尋議凡祭之遵竹絲編絹裏髹漆 郊壇純漆 太廟畫文
采豆登簠簋 郊壇用陶 太廟豆簠簋皆木髹漆飾金玉登亦
用陶鋤範銅飾金貯酒以尊 郊壇用陶 太廟春犧尊夏象尊
秋著尊冬壺尊歲暮大祫山尊均銅範獻以爵 園丘 祈穀
常雩 方澤用匏承以檀座如爵之制 太廟爵用玉兩廡陶
社稷正位玉爵一陶爵二 配位陶 日 月 先農 先蠶各
壇之爵 社稷 日 月 先農 先蠶豆登簠簋鋤尊均用陶
前代帝王 先師及諸人鬼之祭豆及登銅簠簋尊爵用銅不
加金飾凡陶必辨色 園丘 祈穀 常雩青 方澤黃 日壇
赤 月壇白 社稷 先農黃 太廟登用陶黃質飾華采餘皆
從白盛帛以筐竹絲編髹漆亦如器之色鋤式大小深廣均仍其

舊載牲以俎木製髹丹漆毛血盤用陶從其色皆由內務府辦理從之○諭國家設立世職官員所以報功崇德嘉誠顯忠故我朝定鼎時所有建功人員及著有微勞者量給世職延及子孫其中有世襲罔替者亦有分別等次承襲者蓋因開創之初各著勤勞及統御天下又復平定未靖之區是以建立官職甚多若槩予世襲罔替勢屬難行是以將順治九年 恩詔以前建立之官俱定爲世襲罔替 恩詔以後建立之官俱定爲分別等次承襲但其陣亡人員皆係爲國捐軀效命非尋常效力得官可比較之 恩詔以前軍功建立之官爲重其時雖有先後之分而報國竭忠則無二致况 恩詔以前建立官員內有因陣亡賞給之官有軍功建立之官亦有因率屬來降本身來降賞給之官又有試功恩賞等官若將 恩詔以後陣亡人員皆不入於世襲罔替之列則

反不如昔時之尋常來降恩賞等官矣情亦可憫近閱八旗所奏承襲官員根由有原立官之人絕嗣將官襲與兄弟之子孫或襲與另支同族者又有一家建有二官惟一應襲之人竟不得擬陪之人者若不查明妥協辦理則非報功賞官之本意矣且滿洲皆係世僕賞之以官亦所以憫恤臣工宣力效勞以養育其子孫從前 皇考特降諭旨復查八旗世職內絕嗣泯滅未經承襲之騎都尉以上等官所有應行降等襲職之人查出爲嗣襲與官爵朕卽位後又經降旨命查從前未經行查之雲騎尉及綠罪降革未經承襲各官分別情罪輕重照前承襲惟是議襲此項官爵之時有辦理未能盡善不合加恩本意者今當太平無事無復立官之處如止論 恩詔前後而不詳其功勳之大小勞績之輕重俱分別等次承襲誠恐日久輩數漸完不過僅存 恩詔以前所立數

員而已非惟不合國家體制且與伊等生計甚有關繫著交莊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尙書傳恆班第公哈達哈都統旺扎爾李元亮除 恩詔以前建立官員內陣亡人員仍准世襲罔替外將軍功賞給及來降賞給並試功恩賞等官如何分別輕重何者應世襲罔替何者應降等承襲其見在八旗世職內有因絕嗣襲與另支族人或官多人少應如何另定承襲條款並 恩詔後和通呼爾哈淖爾地方打仗陣亡所立世職見在承襲世次將盡與承襲世次已完業經繳回敕書者一併查明其應否世襲罔替之處視其所著勞績悉心妥議具奏如此辦定之後八旗世職不至漸少而功勳之子孫永得爵祿受恩無疆卽於生計亦甚有賴焉○辛卯賜 皇七子永琮諡曰悼敏○癸巳諭十四叔自封貝勒以來行事甚屬恭謹此朕之高年尊長著加恩封爲郡王○

己亥諭見在進剿大金川一應糧餉俱係紀山料理紀山既有巡撫應辦之事難以兼顧著兵部尙書班第馳驛前往將一切驛站挽運沿途查辦至軍營調度糧運事務及將來金川瞻對善後機宜俱著會同張廣泗商酌辦理並給予欽差大臣關防其帶往之員外郎阿桂主事莊學和亦著給與驛馬○庚子高斌奏查常安一案並無入己賊私實喀爾吉善訪聞不確而常安瑣屑苛細怨聲載道實不勝巡撫之任乃臣摺內俱未聲明過於簡略惟有遵旨回浙覈審改正得旨覽看此則先存和事沽名之過猶小今之飾非護短之過大矣朕前旨非兒戲宜慎思輕重也○辛丑命大學士公訥親往浙江同高斌會鞠常安○乙巳命阿克敦協辦大學士○丁未准山東捐納貢監備賑○戊申上至曹八里屯賜奠悼敏皇七子○甲寅諭大學士伯張廷玉年來屢於燕見之

次以衰老乞休朕輒宣諭慰留但因年齒旣高時切軫念前後數
頒溫旨令其盛暑祁寒不必勉強赴直隨時量力以資調護每見
其精神矍鑠深用愜懷以爲邦家祥瑞昨緣召對復力以年近八
旬請得榮歸故鄉情辭懇款至於淚下朕諭以卿受 兩朝厚恩
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
理而伊昨奏稱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舉數人爲證且
稱七十懸車古之通義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解朕謂
不然昔人久處要地恐滋讒謗將致貪戀貽譏勢必迫於殆辱故
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要豈所論於與國家關休戚視君臣爲
一體者哉設令昏耄龍鍾不能事事察官曠職於治體有妨亟當
避賢者路在朝廷亦不得不聽其引退然昏耄龍鍾者固將神明
憤然其於去留已督不知使其心尙知覺則日日同堂聚處之人

一日遠離雖屬朋友尙有不忍况在君臣豈其忽然書曰天壽平格又曰耆壽俊在厥服秦穆霸主尙猷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車何以尙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采不衰應務周敏不減少壯若必以泉石徜徉高蹈爲適獨不聞武侯鞠躬盡瘁之訓耶若如卿所奏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卿生逢熙洽優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語朕又謂不然皋夔稷契與龍逢比干所丁之時不同而可信其易地皆然其心同也設皋夔稷契無龍逢比干之心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皋夔稷契之心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雖殊誠盡則一夫旣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不得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爲君則乾乾不息爲臣則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朕爲卿思之不獨受 皇祖 皇考至優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卽以朕十餘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

去卽令果必當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願能辭朕去耶卿若
恐人議其戀職因有此奏則可若謂人臣義當如此則不可朕嘗
謂致仕之說必若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仕人之盛節
爲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
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設令豫以
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
耳誰復出力爲國家圖庶務者此所繫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甚
大我朝待大臣恩禮篤至而不忍輕令解職大臣苟非隆老有疾
不輕陳請恐不知者反議其貪位戀職而謂國家不能優老全其
令名是不可以不辨故因大學士張廷玉之請舉朕所往復曉譬
者布告有列其所陳旣未允行重違其意所有吏部事務不必兼
理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大學士來保著兼管吏部事

二月丙辰轉德齡爲吏部左侍郎以德通爲吏部右侍郎

由左副都御史

遷

○丁巳萬國宣以縱役妄拏斃命解任以鄭遠爲浙江按察使

○戊午 上東巡奉 皇太后率 皇后啓鑾○辛酉諭據安甯

奏四川按察使台柱詳稱母年八十三歲迎養在署四川路遠不能偕往又不能離情願仍留本任詞意懇切等語台柱著調補安徽按察使葉存仁著調補浙江按察使其四川按察使員缺著鄭遠調補○癸亥 上駐蹕趙北口奉 皇太后閱水圍○甲子命扈從滿漢科道沿途查察隨駕人等踐踏田禾○丙寅諭大學士高斌等今奏常安從乾隆八年起每年兩次點換鹽政承差共婪收銀八千餘兩又察出原參款外每遇鹽政承差缺出新役頂補共婪收銀一千七百餘兩俱經各承差及把總王英供吐明確等語已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覆審則此奏亦可毋庸置議但常安

敗檢貪劣既已昭著著革職聽訥親等嚴審定議○丁卯諭原任工部尙書魏廷珍向以老病乞休朕因其凡事因循干譽不肯奮勉供職設令辭老榮歸優游林下何以儆將來之旅進旅退者故降旨革職今朕東巡伊來接駕念其年已八旬向曾受 皇祖培養拔擢之恩且數年家居尙屬安靜著加恩給還原職以示朕眷念舊臣之意○戊辰命再截留漕糧六十萬石於山東補各屬倉儲兼備借糶○己巳諭朕東巡躬詣闕呈致祭 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 殿庭雖從興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復聖顏子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

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宗聖曾子贊曰宣聖轍環
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
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
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
宗述聖子思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
作求孝思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
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亞聖孟子
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
議爲我兼愛簧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
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
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
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壬申

福建陸路提督武進陞奏甌甯縣會匪滋事署建甯鎮總兵劉啓
宗等率兵討平之○癸酉諭山東被災州縣雖屢加賑濟今清蹕
巡歷深用惻然其再加恩將經過不經過處所均加賑一月○以
赫赫爲太僕寺少卿李敏第爲山東布政使李渭爲山東按察使
由鹽運使遷○甲戌飭山東勸業戶有力者輕減佃租○乙亥詔免直
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丑諭朕莅止闕里奠
先師祀 少皞夙誠申矣惟是 周公元聖葆祠咫尺不一瞻
拜於心歎焉其致祭已照例遣親藩行事今朕欲至祠辦香膳拜
所司具儀以聞且朕所重者道也豈所論於位乎○戊寅 上駐
蹕曲阜縣○諭朕時邁東巡明禋肇薦東省本年錢糧見已普免
曲阜泰安歷城駐蹕之所著將三縣己巳年應徵錢糧全行蠲免
俾均霑厚惠○己卯 上釋奠禮成 御詩禮堂命舉人孔繼汾

等進講畢諭衍聖公孔昭煥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
爲萬世師表朕仰紹前徽虔修展謁爾等令緒相承其務學道
敦倫修身慎行弗媿爲聖者子孫朕心實嘉予之其欽承毋怠○
上謁孔林○詣少皞陵元聖周公廟致祭○命留曲柄黃
繖供大成殿賜衍聖公孔昭煥及博士等宴並賜孔昭煥書籍
文綺貂幣賜曲阜縣世職孔傳松及十三氏子孫等加級並賞資
有差○御製闕里孔廟碑文勒石大成門外文曰朕惟
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修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
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蘊至孔子而集大成後
之爲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
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
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

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 聖人之教哉往代表
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
歲東巡闕里躬謁 殿庭盛典尙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
帝追晉王封鼎新 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
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 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
朕自養德書齋服膺 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
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畿甸歷齊魯登
夫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 辟儀展敬 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
檜穆然想見 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 聖人之風誦其詩
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况親陟降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
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弗能自己者歟朕撫臨方
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 教澤於無疆顧德弗

類於衷歎焉恭釋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
顯微無閒慕 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 聖
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 師固無二道
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 前徽酬願學之初
志云敬繫以辭曰皇矣 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 聖人是申
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 聖謨洋洋祖述憲章
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決
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 聖德嘒與絜崇巍乎 聖功嘒與比隆
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 師過魯祠牢炎祚開基
宮牆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
天探脈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蚪護巨榜鸞鸞上繼三五一中允傳
顧惟寡昧仰紹 先型時邁自東祇謁 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

聲若弗克見時殫子誠見 聖非艱由 聖則難弗克由 聖孰
圖治安亦旣莅止觀止是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庚辰諭朕此
次東巡加恩士類已令增廣入學名數復念十三氏子孫遠承世
緒濟濟膠庠其中當有文學可觀讀書立品之彥宜加甄拔以廣
恩施其令該學政考驗其文行兼優者數人咨送禮部貢入成均
示鼓勵焉其引駕官孔繼汾朕看其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內閣
中書用○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山東被災州縣今因巡幸經過看
其情形頗重目下望雨正殷將來麥收豐歉尙在未定一切撫綏
救濟全賴得人以理布政使赫赫因其辦理拮据業已調補京員
但李敏第亦屬新任看其才具辦災之事未必能期妥協原任浙
江布政使唐綏祖久任藩司災賑事務自所諳悉伊本案見在應
得開復乃朕將來仍以布政使用之人可傳諭大學士訥親令唐

綏祖卽速起身前赴東省料理一切災務朕至德州卽有明旨唐綏祖一入山東地方酌看情形有應行辦理之處卽令妥協辦理務須實心體察加意撫綏毋致災民稍有失所將此並諭知之○壬午 上駐蹕泰安府○諭稽古巡狩翕河喬嶽典禮攸隆朕茲有事於泰山四嶽四瀆著各該督撫遊員致祭以崇秩祀○癸未 上詣岱嶽廟致祭奉 皇太后鑾輿登岱○是月浙江巡撫顧琮奏山東賑務請再降諭旨將江南前進各幫漕糧截留二十萬石得旨汝慣爲此沽名邀譽之事汝分內之事總不能辦而捨命好名亦何益之有乎且汝未奏之先早有旨截留六十萬矣汝又將攘爲己功乎且汝視阿里衮爲何等人於彼職分之事而不盡心待汝之越俎乎彼受朕恩成全教誨斷不似汝沽名邀譽負恩無恥下賤之流也○張廣泗奏各路駐守情形自張興陷後逆

賊時至各營侵擾臣飭各路據守要隘乘隙攻擊惟將零星小營暫併以防不虞兼保糧運俟續調兵齊進攻一月以來固守無事惟駐黨壩之松潘鎮總兵宋宗璋稟報用大礮攻木耳金岡賊礮於十二月將賊大礮礮並西北耳礮打成石堆賊又於礮外砌石卡掘土穴潛入穴內用槍礮拒敵我兵日用大礮攻擊賊死甚多又駐卡撒之建昌鎮總兵許應虎貴州副將高宗瑾稟報逆酋屢遣頭人至營外喊叫以投誠爲名求將卡撒大營撤至邦噶於正月內有莎羅奔用事頭人生噶爾結等帶賊番千餘偪營高宗瑾誘生噶爾結至營一面擒拏一面槍礮齊發打死頭目一名賊番數十名始各奔竄乘夜於營盤左溝修砌礮卡圍攻我營我兵於二月分三路抄擊殺賊十餘人賊退入深溝而去又駐丹噶山之重慶鎮總兵馬良柱陝西督標遊擊王世泰等稟報自河西馬邦

張興營盤陷後所有河東曾達駐守之參將郎建業署遊擊潘文郁營盤皆失對岸犄角之勢賊可由水路來侵江岸有一小碕名爲噶固原派孫克宗土兵八十餘名在內據守正月初二日賊番來攻該鎮將派兵往援未能擊退至初七日守碕土兵與賊講和開碕隨賊渡河而去郎建業與督標遊擊孟臣原帶漢土兵七百名駐營曾達溝岸山梁上又有守備徐克猷帶兵三百餘名駐守乃於正月初十日二更賊番四五百人奪卡七處十一日馬良柱等發兵應援孟臣亦親帶兵出營殺賊皆不能擊退孟臣是日陣亡馬良柱等不思努力救援於十一日晚令潘文郁將營盤撤赴丹噶又密飭徐克猷於十二日晚潛至郎建業營令俟徐克猷到時同撤赴丹噶山合營固守乃郎建業見賊眾添至二千餘人遂不候徐克猷於十二日已刻將營撤赴丹噶致將徐克猷隔截幸

該備熟悉路徑於十三日帶兵翻越雪山賊人尾追且擊且退於二十日始撤至巴底臣查曾達乃新撫番民克舟九寨之門戶爲丹噶山糧運要路於正月十四日飭馬良柱王世泰等督率攻剿擊退賊番然後緩撤至克舟九寨之後於納貝山一帶駐紮計所退約三十餘里待大兵到日再進不意馬良柱等於十六日夜率五千餘眾盡撤至納貝山下之喇布碛寨內居住臣聞報嚴飭始派漢土兵據守納貝山而自求退駐於孫克宗碛寨該鎮將等連次惶遽撤營軍裝礮位多失容細查參奏再自賊內脫回被擄土兵及賊酋差來奸細查獲自首者共三百餘人僉稱自張興失陷後所得軍裝輜重眾賊瓜分皆歡躍大言謂官兵計日可退其屬番則更愁懼謂如此獲罪斷無再准投誠之理大金川精壯賊番原不過七八千人進剿以來死已少半見不過四千餘人日食不

繼儻四五月閒正當刈麥時官兵大至則死無噍類其實在情形如此得旨另有旨諭又奏慶復等奏裏塘土司安本不能約束番眾原屬實情但因其無能所以不敢縱肆至於夾壩頻仍因裏塘爲進藏大道山徑紛錯瞻對瓦述等處賊番時出劫擄安本不能防禦非縱其本屬番民肆行夾壩也若責以流官疏防溺職之例安本降革奚辭但口外土司不法者甚多且用兵瞻對將大爲夾壩之四朗俄木丁殺兄擬罪之監犯革松結皆赦罪授爲土官而獨將懦弱無能之安本由正降副以明正司頭目汪結遠授爲正土司反居安本之上以此裏塘番眾不服有赴藏具呈之事繼經慶復咨移撫提嚴切曉諭並遣遊擊羅於朝保懷智等以辦理善後爲名帶兵彈壓又經巴塘土司扎什明楚曲爲勸導方始甯帖而汪結頗有小才兼饒於貲不惜傾囊賞給番民喇嘛多有贈給

暫獲相安嗣帶領土兵出師金川留妻子居裏塘派番民修蓋衙門人心頗不悅尙無別項滋事統俟大金川事竣請旨定奪至臣愚昧屢經料敵不中何敢復陳告捷之期但以理勢揆度夏秋之間定期竣事得旨覽奏俱悉用兵之道豈可計期成功若能速奏捷音固佳否則持以永久以國家全勝之勢小醜何能久逃斧鉞哉又奏奉旨密查班滾果否燒斃於上年八月內詢瓦寺土兵昔什綽等略得蹤迹繼遣喇嘛雍中班吉前往瞻對親見班滾而回方知實未燒斃彼時臣尙未敢宣露迨經土司康朱控班滾夥同四朗攻奪伊地赴文武各衙門請救其事彰著委員往查始知班滾安踞如郎並不畏人知覺且日與附近土司如疊爾格霍爾甘孜章谷孔撒麻書朱窩等往來贈遺不絕查此一帶土司皆上年從征瞻對者今復與班滾往來非盡反而從寇也蓋番夷鄰近天

朝徵兵則奉調從軍事竣兵退有私讐者仍爲讐敵無讐怨者仍歸於好夷俗如此汪結與班滾向無讐怨其與班滾往來彼自以爲無罪未嘗隱諱今班滾經人告發若臣見汪結而並不問及必反生疑懼是以乘其因事來營陽爲詰責正所以安其心至汪結供詞滲漏處甚多因見無可質證未加窮詰而陽許以將功贖罪其所供哄班滾離了巢穴容易擒拏等語今已數月班滾見在如郎誠屬誑語但數月來班滾亦不復出外滋事則又汪結潛通消息暫爲安頓之力也至臣前奏謂汪結似非大奸宄者緣詢以辦理瞻對始末始知慶復委汪結令其化諭俄木丁撤守如郎橋並擒獻班滾二事班滾雖縱逃而如郎實已撤守官兵得以渡河班滾之巢穴已失不難跟蹤追捕不意兵旣渡河僅焚泥日一寨捏稱班滾燒斃遠行撤兵告捷此非汪結之所能主且燒斃班滾亦

非出自汪結之口惟是先縱班滾而後獻如郎若俄木丁不與班滾及眾頭人說明令其暫避俄木丁一人之力必不能撒守如郎令官兵渡河此事可瞞慶復李質粹必不能瞞汪結然必獲俄木丁方足定汪結之罪至於汪結說降綽斯甲與大金川因見川省向來用兵皆係招撫了事意欲立功請罪又可結好同類若立意收羅眾土司以爲將來羽翼力尙未能亦毫無形迹故臣謂汪結尙非大奸宄也至其以臣不允大金川逆酋投誠爲是以綽斯甲土司爲不可深信又言當誘擒班滾以贖前愆儻不能擒應俟大金川事竣再候發兵擒剿見川省員弁內無一人肯作此想者故謂汪結乃土司中之傑出但其果否出自誠心當留意體察至瞻對一案其罪在於兵過如郎圍攻泥日之後明知班滾燒斃無據而捏稱火光中遙見懸縊三人班滾俄木勞丁姜錯太皆已燒斃

遼行撤兵告捷以致班滾等免脫又奉旨允行善後事宜全未辦理以致班滾姜錯太等得復歸故巢益加守禦此皆慶復李質粹及各路統領袁士弼宋宗璋馬良柱數人之罪以下將備人等事非專主情罪原輕是以自康朱控告班滾之後各官聞知但慮將來復令進剿並無心懷疑懼之人惟遊擊王世泰羅於朝二人係慶復委令帶兵協同汪結俄木丁辦理暗渡如郎擒獻班滾之事稍懷疑慮而皆有詞推諉宋宗璋既商同李質粹捏報委辦善後事宜又全屬粉飾情罪較重自進剿大金川以來駐營黨壩雖未能實力奮往而在事日久熟悉情形若續調大兵到日佐以勇猛之將可望成功至汪結所供班滾實未燒死曾屢稟宋宗璋之處因宋宗璋所駐黨壩去臣營甚遠若以文札詢問彼必不敢承認容俟大兵前進日面訊馬良柱進攻瞻對頗有勤勞而捏報罪亦

匪輕此次征勦大金川初進兵時救援沃日克復徐克宗勢續頗著迨頓兵丹噶一籌莫展今撤駐納貝山多有疏虞且年老不堪倚任應俟大兵到齊遵旨以任舉代之仍請暫留軍前效力贖罪得旨所奏詳明亦公當知道了又奏行軍首重賞罰川省鎮將怯玩成風皆素日賞罰未明之故今見張興失事而臣罪未加恐愈玩法 聖恩不欲速爲傳播致滋議論若見在軍前將士似不妨宣示使知偏裨失律主將罪不能寬伊等職任領兵自更難追庶有儆惕臣已將硃批諭旨一段曉諭諸將士仍俟大兵到齊將自進兵半載以來各將弁功過詳覈宣示至奉旨令於各省司道協鎮內調取可任者委用因思向來在楚粵軍營曾識見在廣西布政使李錫秦強幹實心夷情軍務俱能諳習但粵西苗獠錯處不便將諳練大員更調此外惟有原任貴州按察使宋厚才識通明

老成諳練於苗疆軍務經辦最久又任舉忠誠勇敢見在鎮將無出其右至貴州撫臣孫紹武志篤公忠才優經濟與臣共事苗疆軍務夷情俱深諳練但黔省古州等處雖屬甯帖全資撫馭得宜孫紹武久任黔省爲苗獮所信若易新手恐難妥協至川省難治之區總在外夷諸土司並西藏一帶番情撫臣紀山尙屬諳悉若遽與黔撫對調則孫紹武旣未能一時熟諳番情而紀山又全不解苗疆情事紀山才猷素裕如能諸事靠實尙屬巡撫中之優者止緣瞻對一案旣已和同不免猜疑瞻顧且軍前情形未能確悉以致辦糧多欠妥協俟班第查辦糧運抵營臣卽札屬紀山至營同班第三面熟商臣更當開誠勸導再川省地居邊要巡撫宜用滿員儻必須更易惟有見署江蘇布政使愛必達於苗疆情形亦略諳悉存心醇正誠恪儻用之川省固可整頓風氣如以見在軍

事爲重或仍以孫紹武調任川省而以愛必達代伊黔撫之任則邊省苗疆均得其人矣得旨所奏俱悉另有旨諭

三月乙酉朔減山東直隸二省監候緩決及軍流以下罪○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廣泗奏報大金川軍營見在駐守情形內稱副將高宗瑾誘莎羅奔頭人生噶爾結至營一面擒拏一面槍礮齊發打死頭目一名賊番數十人等語高宗瑾能以計誘賊亦屬可嘉但生噶爾結爲莎羅奔信用頭人或已就擒或經打死俱未奏明可詢問張廣泗令其再行詳悉具奏至孫克宗土兵踞守小礮與賊結連渡河而去此乃土兵之常技蓋其素性反覆不過隨風轉移即使投順效力仍懷首鼠兩端原不可信用見在調集陝甘兩處兵丁萬餘儘足以供攻剿之用此項土兵應令酌量情形既於軍營無益卽行撤回值此農作之時正可使之耕種又據奏

總兵馬良柱不思努力克敵怯懦無能將五千餘眾一日撤回以致軍裝礮位多有遺失其臨陣退縮之狀罪已顯著實無可追張廣泗又一摺中亦奏伊老不任用若留軍中以功贖罪亦屬無益自當嚴劾以肅軍紀且伊有應行質訊之處可令張廣泗據實糾參解京問擬總兵宋宗璋前在瞻對不能奮勇克敵惟事粉飾扶同欺隱及進剿大金川以來雖據報小有攻克仍不能鼓勇前進而欺飾之故智復萌今統一軍徒長情而損威朕已降旨令伊解任來京其員缺用哈攀龍署理著張廣泗將宋宗璋一併解京以便質審瞻對之案其總兵許應虎前在京召見朕看其人尙有勇敢之氣是以令於軍營效用今觀其從事戎行雖無大過亦絕少功績如許應虎無可任用卽著回原任辦事至於金川軍營諸將大抵多係辦理瞻對之人不特庸懦欺蒙已成夙習且多瞻顧今

另用任舉哈攀龍及高宗瑾唐開中等皆未經從征瞻對無所掣肘自能鼓勵勇往可令張廣泗等酌量情形如見在哈攀龍等力能平定金川則已若尙須統領之人朕思岳鍾琪入官西蜀素爲川省所服且夙嫻軍旅熟諳番情伊雖獲罪西陲亦緣準噶爾夷情非所深悉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屬人地相宜伊三世受國厚恩自必竭力報稱以蓋前愆著張廣泗會同班第商推如有應用岳鍾琪之處卽著伊二人傳朕旨行文調至軍營以總兵銜委用又摺內所奏大金川賊番精壯者不過七八千人兵傷疫死已去其半等語今所存四千餘人見在所資以爲食者何物並詢問張廣泗令其留心查察奏聞再張興陷賊以後據奏人懷怯懼近又有遊擊孟臣陣亡不無失利之處此時軍旅方興偶一勝敗固不足憑惟以剿滅之日爲定況以國家軍威滅此釜底如摧枯拉朽耳

張廣泗不可因此憤懣疑慮正宜不動聲色鎮靜安詳以奏折衝之績以副朕望○馬金門以乖張降調以吳士端爲西安按察使○戊子 上駐蹕濟南府幸趵突泉○己丑奉 皇太后閱兵上親御弓矢連發中的○謁 帝舜廟○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大學士訥親赴浙江時曾有旨令其察看顧琮是否能勝巡撫之任何以今次未見覆到想俟審案完結之後方始奏聞朕看顧琮愚而好自用卽訥親未經覆奏朕已決其不勝巡撫之任矣又河東總河完顏偉性太平庸今朕幸東省前來接駕看其舉動益覺不成器局難稱總河之職見在左副都御史一缺欲將伊改用顧琮較完顏偉猶爲彼善於此用爲河東總河或可勝任其浙江巡撫卽令愛必達補授此旨朕至德州當卽頒發計大學士訥親回至蘇州應已奉到可傳諭訥親令向愛必達降旨伊前在山西尙非

有心之過因其初任封疆未經歷練是以辦理周章今用爲浙江巡撫兩浙繁華澆靡之地民情土俗尤非晉省可比一切地方事務當識大體持定見方克勝此重任仍令訥親詳加訓諭令其勉力毋負朕始終委任之意○庚寅 上閱濟南府城幸厯下亭○免浙江海甯等五縣潮災本年漕糧漕項○召富德來京以德爾格爲盛京戶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雲龍騰越兩州境外獠獠野夷滋事副將謝光宗等率兵討平之○壬辰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自濟南回鑾○乙未 駕至德州登舟亥刻 皇后崩 上奉 皇太后臨視命莊親王允祿和親王弘晷奉 皇太后御舟緩程回京 上駐蹕德州水次○以完顏偉爲左副都御史顧琮爲河東河道總督愛必達爲浙江巡撫調朱一蜚爲江蘇布政使李敏第爲山西布政使唐綏祖爲山東布政使

原任浙江
布政使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卒遺疏聞得旨劉於

義才品優長簡任銓衡協贊機務宣力中外勤慎素著忽聞溘逝

朕心深爲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恪○丙申

諭 皇后同朕奉 皇太后東巡諸禮已畢忽在濟南微感寒疾

將息數天已覺漸愈誠恐久駐勞眾重塵 聖母之念勸朕回鑾

朕亦以膚疴已痊途次亦可將息因命車駕回京今至德州水程

忽遭變故言念 大行皇后乃 皇考恩命作配朕躬二十二年

以來誠敬 皇考孝奉 聖母事朕盡禮待下極仁此亦宮中府

中所盡知者今在舟行值此事故永失內佐痛何忍言昔古帝王

尙有因巡方而殂落在外者况 皇后隨朕事 聖母膝下仙逝

於此亦所愉快一應典禮至京舉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辛丑

上還京師○ 大行皇后梓宮至京奉安於長春宮 上親臨

視命履親王允禩等總理喪事○王大臣等奏 皇帝持服用素
紬輟朝九日定 妃 嬪以下 皇子王大臣文武官成服禮○
癸卯王大臣等奏康熙十三年 孝誠仁皇后喪儀時值致討三
藩恐在外各衙門舉哀制服有惑觀聽免直省官民治喪嗣後相
沿遂未更正考之周禮爲王后服齊衰注云諸侯諸臣皆齊衰是
內外臣無異也明會典載皇后喪儀十三布政使司及直隸禮部
請救差官訃告在外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制服與京師同今 大
行皇后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應將 欽奉諭旨膳黃遣官頒下
直省令在外文武各官於奉到日始摘冠纓齊集公所哭臨三日
持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三日後照常辦事督撫以下 照舊例
免遣官進香從之又奏禮稱父在杖不上於堂母后至貴不得不
屈於所尊謹擬在京王公百官咸縞素二十七日百日剃頭百日

內有應行典禮及朝會坐班咸用禮服吉服入朝奏事皆素服冠綴纓百日外入朝奏事用常服二十七月以內遇几筵齊集仍素服去冠纓 皇子持服向俱縞素二十七日今或循以日易月之制或欽遵雍正十三年 皇上躬行縞素百日三年之內凡詣几筵仍服縞素之處恭候指示得旨皇子服制著照百日縞素二十七月內素服詣几筵前縞素之禮行餘依議○甲辰 皇太后駕至京 上出東華門迎 皇太后還壽康宮○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廣泗奏川省積習官無大小事無鉅細一切粉飾欺誑成風要在大吏實心整飭仰懇天恩以愛必達用之川省固可整頓風氣或以黔撫孫紹武調任川省而以愛必達代伊黔撫之任等語看來紀山未必能勝巡撫之任但愛必達朕甫用爲浙江巡撫未便遽爲更張且川省軍務紛紜目下正值辦理糧餉驟易生手

亦恐於事無裨可傳諭張廣泗紀山暫留川撫令其同心實力共襄厥事俟將來金川軍務告竣料理一切善後之時再將愛必達等酌量調任並張廣泗斟酌妥辦較之紀山自克有濟至所奏宋厚已降旨令其卽赴軍營聽候委用可一併傳諭知之○丙午諭禮部 皇后富察氏德鍾勳族教秉名宗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宮一十三載逮事 皇考克盡孝忱上奉 聖母深蒙 恩愛問安 蘭殿極愉婉以承歡敷化椒塗佐憂勤而出治性符坤順宮廷肅敬慎之儀德懋恆貞圖史協賢明之頌覃寬仁以逮下崇節儉以禔躬此宮中府中所習知亦億人兆人所共仰者茲於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睠惟內佐久藉贊襄追念懿規良深痛悼宜加稱諡昭茂典於千秋永著徽音播遺芬於奕禩從來知臣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父則知妻者莫如夫朕昨賦 皇后

輓詩有 聖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之句思惟孝賢二字之嘉名
實該 皇后一生之淑德應諡爲 孝賢皇后所有應行典禮爾
部照例奏聞○諭阿哥之師傅諳達所以誘掖訓誨教阿哥以孝
道禮儀者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
處甚多此等事謂必閱歷而後能行可乎此皆師傅諳達平時並
未盡心教導之所致也伊等深負朕倚用之恩阿哥經朕訓飭外
和親王來保鄂容安著各罰食俸三年其餘師傅諳達著各罰俸
一年張廷玉梁詩正俱非專師著免其罰俸○諭向來外省有資
送流民之例蓋因地方小有旱澇而愚民輕去其鄉以致拋棄室
廬荒蕪田畝是以國家施恩格外酌道路之遠近計人口之大小
派遣官役護送還家使復故業用意良厚然至飢饉殍殍本處米
糧實已乏絕而鄰封尙可覓食不得不扶攜奔赴苟延性命此等

嗷嗷待哺之氓若必驅還故里豈能坐以待斃勢又將顧而之他
南北東西展轉資送在鄰省既不勝其煩勞而災民轉益流離失
所廷臣中嘗有以此入告者朕思災輕之地不可令其拋棄失業
自當照例資送儻遇積歉之年本處無以餬口轉徙他鄉或倚託
親舊以濟其乏或傭工種佃以食其力且其中極無倚賴者國家
復有留養之例是惟在地方官憫其流移之苦無分畛域隨宜安
插俟災氛平復土地可耕然後使回故里勞來安集加意撫綏亦
未始非權宜之道惟在權其輕重相其緩急斟酌辦理未可執一
而論山東去年被災甚重朕屢次加恩賑恤發帑截漕費已不貲
而尙不免流移若近省督撫仍復拘例飭令資送實於災民無益
應令地方有司就所至之境酌量辦理如有親舊可依者聽其自
爲謀食其或無所倚靠卽爲撫留設法安插不必拘定成例嗣後

凡有災重之區飢氓外出爲督撫者俱當體朕痼瘼一體之意善爲安輯俾令得所依歸該部可卽行文各督撫等知之○命訥親赴山東會同阿里衮經理賑務○丁未命高斌劉統勳率科道四員往山東查辦賑務○命揀選州縣佐雜官發往山東辦賑○召鄭遠來京以宋厚爲四川按察使原任貴州按察使○辛亥貴州巡撫孫紹武卒予祭葬○調愛必達爲貴州巡撫以方觀承爲浙江巡撫辰垣爲直隸布政使鄭遠爲直隸按察使

夏四月乙卯調陳大受爲吏部尙書

由兵部調

○丙辰諭向來倉場衙

門一切收放弊竇頗多雍正年間 皇考加意整剔積弊爲之一清近年來漸見因循仍蹈故轍今據參奏鑲紅旗冒領甲米該監督併不詳查皆由吳拜平日不能實心整飭所致吳拜從前用爲盛京侍郎因其陳奏母老是以將伊改用乃自到任以來一味因

循不稱倉場之職著仍以盛京兵部侍郎用倉場侍郎員缺著內閣學士書山前往署理見任盛京兵部侍郎鄭滿岱來京患病告假已經數月即使實在患病亦應奏請解任鄭滿岱著解任吳拜到盛京後儻仍前因循懈怠不奮往辦事思欲回京補用者朕斷不爲之姑恕近見大臣中補放盛京員缺往往畏縮不前卽勉強赴任類皆優游不振或託故陳請希冀來京不思人臣事君豈宜擇地而仕況盛京去京師未爲甚遠卽有老親何難迎養向來旗員赴任未有以親老爲辭者國家根本重地風氣攸關怠玩之習斷不可長著傳旨通行訓飭○諭我朝凡遇列祖廟諱清漢字據槩行敬避此亦臣子尊崇敬謹之道但漢字較多避寫尙易清字無幾如同漢字一體避寫難得本音之字不得不另用音聲相似者以至去本音太遠不能成文且古有二名不偏諱之義嗣後

繕寫清字如遇人名以及二字相連者仍行避寫外若獨遇一字仍用原字不必避寫○丁已諭內外大臣爲國宣力效忠加宮保銜以示寵貴此舊例也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尙書傅恆以勲戚而列正卿才具優長恪勤素著數年以來承朕訓誨敬謹持躬政務練達昨者 皇后喪儀倉卒舟行一路晝夜勤勞殫竭心力固伊分內之事但大小事務均得妥協就緒不至煩勞朕心深可嘉焉著加太子太保以示優眷總督那蘇圖昨值大事一切事務不辭勞瘁經理有方甚得滿洲大臣之體而且屢任督撫老成練達近在畿輔吏民相安著晉加太子太保川陝總督張廣泗久靖邊疆今又領兵進剿大金川運籌統帥勤勞懋著著晉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班第服官多年小心謹慎近奉差川省辦理糧餉亦屬勤勞著加太子太保閩浙總督喀爾吉善鎮靜和平練習吏治其參

奏常安一事不以同官稍爲隱護公直可嘉從來封疆之任所賴
督撫互相覺察貪劣者始無所容而瞻徇之風比比皆是喀爾吉
善參奏之初朕卽降旨高斌等此案斷不可遷就兩可若查審屬
實則常安自有應得之罪如款蹟涉虛則當治喀爾吉善以誣捏
之罪今常安賊私累累盡行敗露是喀爾吉善能秉公據參乃督
撫中所少者斯實不負朕倚任之意也著加太子少保該部卽遵
諭行○以鍾音爲內閣學士由祭酒還○戊午諭禮后躬桑以供祭服
乾隆九年 先蠶壇成 皇后率妃嬪暨諸命婦行親蠶禮求桑
獻繭效績公宮數年來新絲告登命官染織御衣以朝以祭此皆
其所供也章采猶新禕褕遽渺繼自今纁盆餘縷安可復得耶爰
命藏諸文簡傳示永久以志道微世世子孫其保守之欽哉○己
未準噶爾遣使臣噉集等表貢方物○壬戌調朱一蜚爲直隸布

政使辰垣爲江蘇布政使○癸亥以山東雨命高斌等督民播植其無力者貸之○甲子諭四川大金川軍務歷時許久尙未就緒總督張廣泗歷練軍情尙書班第專辦籌餉見在竭力辦理各省官兵亦已調齊但此番狡寇負固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應特遣重臣前往提挈綱領相機商度乘時策勵則軍聲振而士氣一及鋒而用可期卽奏膚功大學士訥親浙省查審事竣原令就便查看山東賑務今思軍機尤爲要緊訥親著卽速來京給與經略大臣印信馳驛前往經略四川軍務○諭大學士訥親見命往四川經略軍務往返需時內閣滿洲大學士辦事人少著尙書傅恆協辦大學士事務阿克敦著解退大學士訥親未回京之前吏部事務亦著傅恆兼管其兵部尙書事務著哈達哈署理兵部侍郎事務著舒赫德兼理○諭向來各衙門京堂員缺屢經酌定其中仍

不免參差如僉都御史右通政則有漢員而無滿員左參議則滿員有二而無右參議大理寺少卿少詹事則滿一缺漢二缺太僕寺少卿則滿二缺國子監司業則滿三缺漢員俱止一缺於官制均未允協今既新定會典以上參錯不齊各員缺應作何裁改更正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金川逆酋不法朕命張廣泗統師進剿深入蠻荒一切經營控制可謂殫竭心力伊在黔時上下一心苗民安輯乃自到川以來王師久駐尙未奏凱揆厥所由皆緣瞻對用兵之後川省將弁兵丁習於欺蒙怯懦以致士氣不振不能速奏膚功張廣泗急於告捷竭力董率在營將士因其督責過嚴未免人懷怨望此種情形皆屬軍營所有之事朕思金川大肆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且各省大兵雲集控馭調度止一人獨任恐精力亦有所不逮是以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經

略統領禁軍及各營將士以壯聲援俾軍令肅而士氣奮委靡退縮之習不敢復萌於中而張廣泗又得專意征勦省一分籌度之心卽加一分進取之力庶幾事克有濟目下征兵已至剋期進討如訥親到時尚在征勦金川正可資其威略殲滅醜類可傳諭張廣泗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渠魁速殄羣醜俾番蠻懾服咸知向化一勞永逸以紓朕西顧之憂○調尹會一爲吏部侍郎以何國宗爲工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乙丑調梁詩正爲兵部尙書以蔣溥爲戶部尙書由吏部侍郎還○鄧忠岳休致起秦蕙田爲禮部左侍郎原任禮部右侍郎○免江蘇山陽等六州縣漕糧漕項○丁卯諭戶部事務頭緒繁多尙書蔣溥著專辦部務不必兼軍機處行走吏部尙書陳大受著在軍機處行走○己巳廣東在籍檢討劉起振年屆百齡賞加侍講銜並優賚銀幣○庚午以嵇璜爲左副都御史由大

理寺

○辛未諭御史王顯緒奏東省辦賑請令殷實之家具呈自

行養贍災民交部議敘一摺其所言散賑諸弊向來所不免其言是也而救弊之道非也此如醫者論證雖是而所用之藥則非也從來救荒無良策地方官親自散賑飢民尙恃眾洶湧往往多事富民非宗族卽姻戚鄰里無相臨之勢強梁者多予之而無厭不至於攘奪劫掠不止於是而執官法以繩之彼災民救死不贍尙忍繩之以法乎若縱而不問是長亂也且銀米交官其數易稽也若自行養贍則以一爲十有增捏之弊賑十得五有脫漏之弊至委員覆勘若令災民散者復聚則有擾累之弊若僅據冊籍則無由得實又或以議敘攸關爲之掩飾則有通同之弊故謂富民之養贍優於官吏之散賑者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東省此番被災極重朕日夜焦勞發帑金撥鄰米籌運腳多方爲之區畫且

恐地方官辦理尙有未周特遣大臣科道會同該撫悉心經理已
屢頒諭旨令其上緊督率委員分地散給此時正在查辦自當聽
其展布以圖實濟伊等身在地方如果有應行事宜自必詳悉奏
請若言官各據一己所見紛紛陳奏則承辦之員將讓覆條奏之
不暇何暇專心辦理賑務耶古來救荒善政如富弼之在青趙抃
之在越具載史冊然一州一郡其力易周今連數郡千里之地且
當頻年積歉實非常之災凡居言路者當思於事實有所濟而後
入告不當於見在查辦之時逞其臆見以惑觀聽而在本省紳士
尤不當矢口高論輕易立說王顯緒身爲東省鄉宦豈不知見在
查辦情形而願爲此奏耶况樂善好施題請議敘自屬見行之例
富民願出家財或施粥飯或散銀米原可據實議敘若再定一例
以地方災民責令富民養贍富民幾何將災民未得所而借端挾

制富戶已不勝其擾矣此所奏斷不可行特爲明切曉諭及眾科
道知之○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敕書曰覽奏知
爾感激朕恩言詞恭順朕甚嘉之其欲將年老喇嘛請派人送歸
土伯特從前並無此議且喇嘛高年熟於經典何故轉欲送回彼
出家之人隨處安身又豈必定回原處卽如來京喇嘛亦從無送
歸土伯特者此事不便准行再來使懇請另發喇嘛扶助黃教佛
之一道惟在誠心不關念經之人從前爾父屢次奏請朕已明白
開導未經准行爾當稔悉不必固請也再請肅州貿易人數加增
一百名每年貿易一次此事議有定制不得更張姑允所請肅州
貿易人數准作二百名仍於兩年中前赴肅州貿易一次爾宜恪
遵前規克修和好以圖永受朕恩特降敕令來使齎回隨敕賜各
色段十端加賞綵段蟒段各八端玻璃琺瑯簪器十八事○癸酉

諭今日翰林院奏 大行皇后冊文內有 皇妣字清文繙爲

先太后從來繙釋有是理乎此非無心之過文意不通所可比且此文留中欲細覽交出及看出大不敬背謬之處欲傳旨詢問則阿克敦等皆已散去此又從來所無者豈有呈覽之本留中未降諭旨而請旨之大臣棄而他往之理大學士張廷玉年老尙可阿克敦亦老邁乎此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協辦大學士之故心懷怨望見於辭色耳伊於 皇考時獲罪後復起用朕用伊至尙書數年來實無出眾宣猷之處而每以文學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輒懷怏怏人臣無將此之謂也阿克敦著革職交刑部問罪德通等著交部嚴察具奏○諭高斌顧琮因承審常安一案不能按款窮究請敕部嚴加議處一摺此案交審之初朕卽降旨督臣參劾巡撫非尋常屬員可比若常安婪贓屬實自有應得罪名如虛則當

治喀爾吉善誣捏之罪必應徹底嚴究以判曲直乃高斌等初審以常安婪贓納賄七款皆虛惟失察家人勒索議以革職其意謂罪至革職事已兩平可以顛預了局如諺所謂和事老人者經朕嚴切批示諭令高斌回浙再行研審高斌回奏謂將題本內看語摘敘簡略未經聲明等語朕看其始終有飾非護短情形因命大學士訥親前往而高斌等於訥親未到浙之先卽倉忙審出常安婪受銀兩更查出原參款外婪取差役贓銀此明係聞訥親往浙之信爲此先發掩飾之計以見伊等能秉公審出實情也而殊不知從前之依違遷就及回奏之掩過飾非更屬顯然矣高斌顧琮承審此案若謂其有意瞻徇常安朕可保其實無是心而身爲大臣於特交查審重案乃不知秉公辦事模稜兩可尙以爲識大體而沽名則實有負委任咎無可辭此案朕前後所降諭旨著一併

交部將高斌顧琮嚴察議奏尋議高斌顧琮均照例革職得旨著革職從寬留任○移駐甘肅平慶道於固原給兵備衛○命陳大受協辦大學士○以達爾黨阿爲刑部尙書由盛京將軍遷○乙亥諭岳鍾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機致罹重辟久繫囹圄經朕寬恩放還鄉里今當大金川用兵之際因思伊久官西蜀素爲番眾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屬人地相宜曾傳旨班第張廣泗令伊等酌量如果應用將岳鍾琪調至軍營以總兵銜委用今班第張廣泗已遵旨調赴大金川軍前岳鍾琪著加恩賞給提督以統領聽候調遣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奮勉圖報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膚功更當從優獎敘○諭許應虎來京陛見時朕觀其人有勇敢之氣向在軍營著有勞績似屬諳練軍情加恩賞給路費准其攜帶伊子令馳驛赴大金川軍營效用伊自當竭力奮勉感激圖報今

據張廣泗奏稱該鎮抵川竟將奉旨赴軍營效用一節隱祕不宣意欲徑赴建昌鎮任及臣奉到諭旨隨飭令爲南路統領詎該鎮急遽冒昧毫無調度以致蔡允等失去礮位又攻寨不能克取縱放已降番目回巢致令圍困營盤經臣親赴救援賊已解退又令同高宗瑾據守卡撒而該鎮畏賊如虎稟懇依賊所言撤營讓地經臣嚴檄始定臣恐搖惑軍心將伊撤回隨營駐紮且年已衰邁無可任用應令回任等語許應虎深負簡用之恩仍令回任何以倣軍前之不用命者張廣泗所奏非是許應虎著革職拏送來京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督張廣泗奏報見在軍務情形各營駐紮逼近賊卡之處屢被侵犯雖互有殺傷而賊番並未大創看此情形是彼據險扼吭轉得乘我之隙以逸待勞以寡擾眾而我軍應接不暇不能制敵而反爲敵

所制矣卽如下水卡賊兵連次侵犯彼處原駐重兵何以又復調發官兵至八百名之多前往助援且大兵業經將次調齊而賊眾全無畏懼該督不能選銳進攻奪取要害僅以堅壁爲自全之計調遣爲策應之方其平日之調度機宜何在師日老氣日怯何時可圖進取殊可慮念至所奏擒獲之生噶爾結生格二名見在嚴加收禁等語此等就擒番目審訊明確卽應在軍前正法以洩眾憤且可震懾番情若果係渠魁應俟凱旋獻俘之犯亦當解送成都內地監禁尙可不致疏虞儻逆番知其尙未伏誅卽在軍前拘禁妄思索奪豈不又生事端可傳諭張廣泗作速遵旨辦理再奏稱岳鍾琪至彼逆酋勢窘計窮自必往投乞命便可就計成擒等語莎羅奔狂狡負固罪大惡極如果窮急投誠自不待岳鍾琪方能設伏掩獲但從前張廣泗早有不許投誠之語此時卽欲誘之

使來彼必不信岳鍾琪素爲番人所服新至番地或可因計擒弋此或因王得羊亦一機會可否如此辦理著張廣泗酌量相機調度但必須生擒執訊不可爲所愚弄任其免脫一併傳諭知之○丙子諭昨日靜安莊祭祀齊集不到之王公滿漢文武四品以上人員經和碩和親王協辦大學士傅恆查奏請交部議處夫夙夜匪懈者人臣之大義齊集乃禮制攸關既經通傳自應恪恭將事乃大行皇后之事諸臣甫以齊集不到被劾而此番齊集不到者又過其半此實向來積習成風總由懈怠公事以安逸爲當然以倖免爲得計彼遵例齊集者未必不笑其拘迂曲謹而執法以參奏者轉議其吹求過甚視公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君臣一體休戚相關之誼安在試思朕車駕親臨而諸臣若罔聞知偃息在牀有是理乎撫心自問於汝安乎况亦希逢偶遇之事

卽令雞鳴就道初非困苦難堪何至相率不前甘心違誤小節尙爾更安望其如古所云鞠躬盡瘁臨難致身此所關於人心風俗實非淺鮮蓋因朕不事綜覈而諸臣遂爾玩視不謹夫朕御眾以寬而諸臣事君盡禮宜各盡其道今卽夙興夜寐一語尙不能恪共奉行致干吏議卽薄示懲譴所損於諸臣者甚微而國體所繫則甚大朕實愧之不知諸臣之抱愧否也此次朕復從寬免其議處若再覲不知恥徼倖求逸國法具在毋冀屢違○諭今日刑部覆奏阿克敦議罪一案比照增減制書未施行者律擬絞監候夫阿克敦之罪曰大不敬曰怨望曰人臣無將朕之諭旨如此明確而該部乃照增減制書之例擬議明係瞻顧寅誼黨同徇庇置朕諭旨於不問而專治其清文誤繙之罪獨不思繙譯乃係塞爾登所承辦卽失於校正尙有侍郎德通其罪皆較阿克敦爲重卽大

學士張廷玉同爲掌院朕第因其年老屢降諭旨令其早散不必等候若以繙譯失察而論亦宜並加處分何以專治阿克敦之罪而德通等僅交部議處朕豈輕重倒置者耶伊等身爲大臣豈不知大不敬怨望及人臣無將爲臣子極大之罪而有意援引輕比冀薄其罰不知適以重阿克敦之罪欲愛之而反以害之也抑或與阿克敦素有仇隙故欲輕擬激成重辟果有此等伎倆亦豈能逃朕洞鑒耶從前朝紳比周爲奸根株盤互情僞百端賴皇考以旋乾轉坤之力廓清而變化之朋黨之風爲之盡滌而邇年以來故智又將復萌豈見朕諸事寬大遂藉是以行其私耶夫寬嚴相濟政是以和卽位以來亦屢將此意宣諭臣工矣朕嘗云能令朕宣揚皇考之寬仁者惟諸臣卽令朕昭示皇考之嚴義者亦惟諸臣况將則必誅人所共曉而纓首之與大辟相去懸殊伊

等試思雍正年間若有此等嚴旨交部之案該部敢如此辦理乎
朕御極十三年因物付物一秉大公初無成見而臣僚朋比黨援
之風必不可開該部尙敢以平日黨同之陋習爲此嘗試之巧術
將視朕爲何如主乎阿克敦雖氣局瑣細尙屬舊人朕曾向大學
士等降旨以伊縱有應得之罪朕亦不過使彼知儆將來棄瑕錄
用如侍郎副都統之職猶可備員今觀該部如此定議則阿克敦
必不可宥是阿克敦之罪成於該堂官之手該堂官欲傾身以救
阿克敦微特阿克敦不可救而身蹈罪戾且不能自救矣刑部堂
官著交部嚴察議奏此案著另議具奏○丁丑軍機大臣等議奏
署倉場侍郎雅爾圖參奏倉場衙門廳員收受陋規該管侍郎等
未能革除又辦理 皇船不能實力稽查等語應將倉場侍郎覺
羅吳拜彭樹葵坐糧廳通福綬蔣洲俱照違制例革職得旨彭樹

葵蔣洲俱著革職從寬留任吳拜著革職通福綬革職之處照例
註冊此案處分實因吳拜等諸事規避不肯勉力奉公至於倉場
衙門陋例相沿革除未盡吳拜等不能徹底澈清雖屬有玷官箴
但與婪贓入己者有閒朕非嚴於旗員寬於漢員也從來人臣事
君理宜潔己奉公至於國家公務無論大小俱應敬謹將事此在
爲臣子者無論滿漢皆屬分所當然但漢人之因循由於積久相
仍竟成風氣遂以奔走服勞爲旗人之所宜盡滿洲大臣官員向
來居官惟慤勤自守竭力報效遇有公事無不奮勉不敢稍存怠
忽近年以來未免漸染漢人習氣卽如吳拜於倉場陋規旣不免
於容隱收受廳員而辦理皇船一應差務又復不能實心董率稽
查竟與漢人之置身局外者無異是因循怠玩大失從前滿洲急
公敬上之誼是以照例斥革在受譴者固應痛自懲艾卽邀恩者

流亦當深知愧悔也○起原任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爲內大臣兼鑲黃旗漢軍統領命馳驛前往大金川軍營○戊寅諭皇后母家例應俱封公爵 皇妣孝敬憲皇后母家舅舅五格從前封爲侯爵朕卽位念及晉封公爵 大行皇后母家當封爵時朕照舅舅五格之例將富文降封侯爵今 大行皇后之事已出將來孰爲伊等言及此例著照舊例將富文晉封公爵○庚辰裁都察院僉都御史通政司右通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漢缺各一太僕寺少卿國子監司業滿缺各一改通政司滿參議一缺爲右參議改滿漢左通政二缺俱爲通政副使○癸未以慧中爲盛京兵部侍郎武柱爲陝西布政使

由太僕寺少卿遷

五月甲申朔賜梁國治等二百六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諭近閱浙省奏報米價較前增長訪求其故因上年御史湯

聘條陳嚴禁囤戶通行各省常安奉行不善以致如此蓋浙南一帶地方所產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廣客販米船由蘇州一路接濟向來米船到浙行戶揭貯棧房陸續發糶鄉市藉以轉輸卽客販偶稀而棧貯乘時出售有恃無恐是以非遇甚歉之歲米價不至騰涌向來情形如此近因申囤戶之禁地方官並棧貯而禁之商販無停貯之所本地無存積之糧來船稍阻入市稍稀人情皇皇米價頓長數倍近日爲此說者頗眾看此情節大槩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爲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曩者京師辦理錢價屢變其法訖無成效後乃以不治治之卽小有低昂亦不見其驟長至於倍價此其前車也可傳諭巡撫方觀承令其度量時勢斟酌辦理務令便民使市價日漸平減而密察牙行蠹棍以防流弊勿使多設科條縱容

胥役致滋擾累此民生日用切要之圖故諄諄諭及該撫其善體此意並將此旨傳諭江南督撫知之○丙戌以那克樹番民辦理進夷進藏免明年額賦○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朕因直省資送流民一事鄰省旣多繁費而於災民實無裨益特行降旨曉諭近據署蘇撫安甯所奏辦理情形仍復未能理會朕意蓋自留養資送之例行各省刁民有於秋收後將糧食器具寄頓親族挈家外出冒稱流民者又有災地貧民領得賑票轉賣得錢流移外出者又有一半在家領賑一半充作流民者各省流民出境本地無從查考鄰省更莫辨其是否災民不得已見人卽留以符定例且恐聚集人多不爲之安插或致別生事端雖不應留亦勉強奉行此留養之弊也迨奏限已滿正值東作方興鄰省惟欲資送早歸卽遵例分起發行而中途風雨阻滯每致數起合爲一起千百成羣肆

行需索甚至搶奪店鋪詬言解役干犯官長百端刁賴及至一入本境惟恐有司查覈則又一開而散二三解役不能阻止散後仍復出境稱流往來資送展轉不已竟恃此爲資生長策其實在安插復業者百無一二此資送之弊也且流民出外所得口糧較在籍領賑爲數轉多故有在家做飢民不如出外做流民之語因而相習成風流移日甚在有司因係飢民甯過於厚不知是乃誘之使爲流民矣鄰省所費不貲而所資送究非實在窮黎損厚惠而事虛名殊非政體卽如本年山東飢民出口者幾至數萬口外並無資送之例亦未見其流離失所且人人資送勢亦有所難行不如聽其自爲覓食謀生而明切曉諭使知流離外出無所得利不致輕去其鄉拋棄故業乃爲正本清源之道可傳諭各督撫等令其酌量情形妥協辦理不必拘拘成例儻地方被災果重窮民資

生無策或老幼廢疾逃荒無倚非留養資送不能存活還鄉者應聽其臨時斟酌各督撫其善體朕意辦理此等事件務期實有濟於災黎不得徒慕留養資送之美名反啓民間澆薄之習○定刁民同謀聚眾毆官首從皆斬律○庚寅刑部再議阿克敦以解退協辦大學士心懷怨望於冊文大典既不敬謹辦理又於進呈御覽時不候諭旨遽自他往阿克敦應照大不敬斬決律末減擬斬監候得旨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辛卯諭直隸河兵椿手增給戰糧○吏部議奏刑部堂官定擬阿克敦罪名一案故爲寬縱應將著尙書盛安尙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羣兆惠魏定國均革職得旨革職從寬留任○乙未諭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平山令郭殿正勸民營治稻田九十二頃阜平縣羅仰鑑督民墾治營田五十二頃殫心民事朕甚嘉焉朕自卽位以來首以民計

爲務凡繫農桑撫字之事無不諄諄告諭至今未有收令董勸有方如那蘇圖所奏者是羣有司尙未明曉朕意也著再諭各督撫勸諭有司懋勤本圖無俾怠緩其有成效咸予優敘○以岳鍾琪爲四川提督○丙申諭署江蘇巡撫安甯因四月閒蘇城刁民聚眾鬧開自陳鎮撫無術請交部嚴加治罪一摺近年各省屢有聚眾抗官之案幾至效尤成習而吳中民情素屬澆漓浮動情喜編造歌謠講張爲幻謗譴繁興卽如米價騰貴地方官旣爲之勸諭爲之籌畫平糶而匪犯顧堯年仍復挺身而出借端挾制豈非光棍之尤若不嚴行懲創何以示儆該督尹繼善見赴常州辦理秋審著卽赴蘇會該署撫將此案徹底究明務將主謀首惡逐一確審分別情罪應正法者一面具題一面卽行正法以儆奸徒此案起事之初安甯卽行拏犯發審匪黨立時四散不過一時喧鬧較

之從前山西萬泉安邑之事愛必達辦理失宜以致釀成大家者
相去逕庭安甯並無辦理不善之處無庸交部議處朕爲治一秉
至公法紀所在不容假借奸民敢於肆橫則其咎在民而不在官
初非嚴於百姓而寬於安甯也○戊戌申禁各直省遏糶○己亥
命新降厄魯特嗣後改發京口安插○辛丑禁福建商民從呂宋
國天主教○吏部議奏工部恭辦 冊諡 大行皇后 冊寶並
不敬謹小心辦理製造甚屬龕陋應將工部尙書哈達哈趙宏恩
侍郎兼內閣學士索柱侍郎涂逢震三和何國宗並司官西紳等
均革職得旨工部堂官辦理部務其向來風氣大槩外省事件到
部無論情節若何輒行駁詰及駁後覆到之日又復模稜議准至
於在京一切工程事務並不留心經理料估之先一任豫爲浮冒
之地迨其承辦肆意苟簡漫無覺察陋習相沿恬不爲怪不獨此

次辦理

大行皇后冊寶一事況此事典禮崇重該堂官身爲大

臣應知敬謹查辦乃亦復羸率潦草毫無慎重之意本應照部議革職但哈達哈三和兼辦事繁且曾經親到查看姑從寬革職留任趙宏恩日前已經朕嚴切教訓伊又兼管都統事務且見在漢侍郎內尙未得可以勝任尙書之人勉強姑容何國宗到任未久均從寬革職留任索柱爲人本屬卑鄙庸劣不稱侍郎之任況於部務又素不留意著降三級調用涂逢震前經命往江南宣諭化導朕見其人尙可造就因厯用至侍郎乃伊自到部之後惟知自守旅進旅退從未見其建一言辦一事因循怠玩深負委任著降四級調用餘依議○甲辰 冊諡 大行皇后曰 孝賢皇后○丙午諭見在工部出有滿侍郎缺一時未得勝任之人阿克敦雖負罪戾在滿大臣中尙屬舊人著加恩寬釋仍棄瑕錄用俾蓋前

愆工部侍郎員缺卽著阿克敦署理○大學士等議奏 孝賢皇后大事一應典禮攷古制帝爲后期隆殺不一明肅皇任情裁抑固無足論成祖周期御殿似亦太過蓋帝后雖云儷體而地道臣道天澤昭然升殿視朝事關典制臣等謹議 孝賢皇后喪制應遵 祖制百日後 皇上升殿文武各官及外藩使臣行禮羣臣朝服如常儀作樂至 御門聽政 皇上兩月除沐後卽應舉行羣臣常服不掛朝珠禮畢仍素服百日後羣臣常服掛朝珠 孝誠仁皇后喪儀百日後一週年以內王公以下各官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等日服朝服上朝月朔初二十等日服補服俱掛朝珠馬懸朱纓尋常上朝常服不掛朝珠乘馬不懸朱纓今 孝賢皇后百日之後一週年以內百官上朝坐班悉照此制其尋常入內奏事卽月朔及逢五逢十等日亦常服不掛朝珠至一切典禮

應服朝服蟒袍之日仍如常儀得旨 孝賢皇后大事一應典禮
朕皆斟酌古今務協其宜蓋皇后坤甯正位體制原尊然以天子
之禮視之則節文亦自有別就令伉儷恩篤亦不可事事從而加
厚以致失之太過卽令情誼少有未洽亦不宜事事從而貶損以
致失之不及蓋皇后自有皇后之體制不以夫妻之私情爲之增
損於其間也朕於 孝賢皇后情誼隆重固天下臣民所共知而
經紀喪儀從不肯以一毫私意稍紊典常考明代嘉靖七年孝潔
陳皇后之喪閣臣張璁援據古禮以爲喪服自期而下諸侯絕特
爲旁期言若妻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爲期年固未嘗絕上宜爲后
服期等語其折衷頗爲允當今據大學士等議奏禮儀內如升殿
作樂一節凡屬大朝祀典自當照例舉行朕意今年內尋常升殿
但鳴鐘鼓樂懸而不作庶爲合宜至來年正月將屆一週所有一

切典禮著照康熙十四年之例如常儀餘依議行○改建泰甯鎮
兵米倉於易州並增建 陵楮倉○戊申諭余棟所奏四譯館序
班請子升遷譯字肄業生准予考試一摺援引繙譯算學之例上
請不思繙譯算法見在需材以資實用且各以本藝考取考取後
又各有專職四譯館人員豈可與之並論我朝設立理藩院以撫
綏屬國其海外入貢表章皆由各省通事繙譯進呈未嘗用該館
肄業生不過沿習舊規存而不廢以備體制而余棟嘵嘵置詞遠
牽旁引殊屬不知分量又稱諸生中多有文理優通字畫端楷者
以限於不能進取紛紛告歸夫該館所肄者番書自以各精所業
爲事原不宜取文理字畫若論文理字畫自有學校科目在又非
該館所職此不過開一倖進之門耳余棟於乾隆七年卽曾以此
陳奏經該部議駁今復再行煩瀆並不爲衙門職掌起見而專爲

所屬請升遷請考試所見甚爲瑣屑著交部察議提督四譯館以
今視之實爲廢冗閒曹無所事事尙不如裁之爲便如以爲應設
以備體制則不宜聽其冷員虛糜又不宜聽其假名冒進其該衙
門應裁應設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定議具奏如以爲應設則作何
使其名實相副整頓辦理之處一併議奏尋議四譯館不過傳習
各國譯字見在入貢諸國朝鮮琉球安南表章本用漢文無須繙
譯蘇祿南掌文字館內原未肄習與暹羅表章率由各督撫令通
事譯錄具題至百夷及川廣雲貴各省土官今旣改置州府或仍
設土官皆隸版圖事由本省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等國以及洮岷
河州烏思藏等處番僧見統隸理藩院高昌館字與蒙古同西天
館字與唐古特同是該館並無承辦事務應歸併禮部會同館於
滿漢郎中內揀選二人引見候旨簡用一人兼理三年更代換給

印信其館卿向加太常寺少卿銜於義無取應改爲提督會同四譯館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仍照原銜食俸升轉再該館大使一人朝鮮通事十四人書吏八名阜隸六名館夫十八名照舊存留其四譯館原設之卿一人典務一人併裁序班八人酌留二人合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爲一館曰西域館除蒙古唐古特毋庸置譯字生外將回回西番譯字生酌留四人合暹羅緬甸百夷八百並蘇祿南掌爲一館曰百夷館將暹羅百夷譯字生酌留四人以備體制館槩裁汰再會同大使向於各省雜職內推升今應照從前四譯館典務之例於序班內升用由吏部論俸推補序班員缺於譯字生內選補譯字生缺於在京童生內選充由館呈部考補再館舍舊有三處一在御河橋一在安定門大街一在正陽門外橫街原係豫備貢使並非衙門今設會同四譯館衙門卽以四

譯館充設無庸更建從之○己酉諭內閣學士索柱員缺著伍齡
安兼管見在內閣學士有出差及患病者其應辦事務著兆惠暫
行兼理○庚戌張廣泗奏大金川地界絲互一溝南北不及三百
里東西不及二百里中有大河一道由北而南番人夾岸而居莎
羅奔與伊姪郎卡所居勒烏圍刮耳崖二寨皆在河之東岸四面
雪山屏障所通道路皆懸巖峭壁偏橋窄徑其緊要路口俱建戰
碉今大兵已集當分十路進攻定期五月初八日齊進得旨覽奏
俱悉惟俟捷音耳○辛亥諭朕前經降旨世襲官員在恩詔前承
襲者均令世襲罔替恩詔後承襲者各有承襲代數但恐閱年既
久承襲漸盡止餘恩詔前所襲數員不特與國家體制未符且有
關繫伊等生計是以降旨著王大臣查明伊等先世功績大小定
議具奏復思歷年已久實蹟恐亦難查卽伊等敕書或已行交部

或甚至遺失均難稽考萬一查辦不確不應削而削不當襲而襲反不無徼倖屈抑之處轉非朕旌揚勲舊憐念旗人之至意著將查辦之處暫行停止仍照舊例辦理○壬子大學士等會議 孝賢皇后升祔典禮謹按禮虞而立主祭於几筵練而遷祔主卽入廟故有祔於祖姑之文唐宋舊制帝在位而后崩祔於別廟明代先祔奉先殿亦有先入太廟者國朝則奉安 奉先殿竊惟升祔大典當並祔 太廟 奉先殿以合古制今 孝賢皇后奉安地宮在三年後擇吉所謂虞而立主正練而遷祔之時也如明會典所云祔太廟後仍奉安於几筵殿至二十五月始安奉於太廟及奉先殿者皆無庸議及又恭查 孝誠仁皇后時因 山陵未定奉移沙河卽已成隧道與 陵寢地宮無異是以行點 主之禮奉入 奉先殿至 孝敬憲皇后奉移田村安奉殿內未入地宮

遂未行點 主入 奉先殿臣等謹議 孝賢皇后安奉地宮之
日工部於 陵寢西配殿敬謹成造 神牌二分屆期恭點 神
牌以一分供奉 陵寢一分敬捧升輿儀仗全設迎至 太廟升
祔 聖祖仁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東次一室仍照升祔 奉先殿例於潔淨殿內敬
謹製造 神牌一分奉安 奉先殿一切儀注交禮部敬謹詳悉
定議得旨是依議○癸丑諭向來 郊壇大禮凡遇遣官恭代之
日大學士等俱不齋戒陪祀蓋因會典開載齋戒定例有武官公
以下輕車都尉以上文官尙書以下員外郎品級以上之語是以
親王及內大臣大學士等俱不陪祀朕思王等天潢近派原與臣
寮不同自當隨駕前往內大臣等職司環衛若專顧陪祀則禁值
必致曠誤惟親行扈從亦爲合宜若大學士乃政府之臣爲百寮

表率允當敬謹齋宿以爲眾倡何以轉不陪祀揆厥由來當緣明代大學士僅列五品在尙書之下文官以尙書爲冠則大學士已在其中至我朝雍正年間大學士既定爲一品在尙書之上則所稱尙書以下應改爲大學士以下且如大學士史貽直陳世倌等有何緊要無暇政務而顧於陪祀大典尙且養高自怡而不敬謹將事則百官之懈弛未必非若輩教之也嗣後一切祭祀大學士等一體齋戒陪祀將此載入會典

六月甲寅朔諭御史馮鈐奏東省辦賑大臣官員查看經由之處該地方因豫備牲口牌頭里長人等需索滋擾等語山左被災之後民食艱難朕深爲軫念亟於拯救特命高斌等辦理賑務徧歷巡行以查有司奉行之善與否此誠期有利益民生之舉也但馮鈐所奏情節亦事之所必有所謂有一利卽有一弊向來此等陳

奏朕恐有累於民不容稍緩往往卽降旨申飭該大吏或更加以處分此言官所以不問虛實有所聞卽入告而民風之漸習驕悍不畏官長亦率由於此見在高斌劉統勳卽至四御史朕可保其本人必無需索之事而家人等則不可知馮鈐既有所聞應有確據山東被災之州縣可以指數查賑之欵差亦不過此數人或係伊等家人勒索或地方官有意逢迎應付或巡撫授意准備以及吏役之借端苛派著馮鈐將何地何人一一指出據實具奏朕將降旨究問以爲擾累地方者戒嗣後科道等凡有陳奏俱遵照此例使事事俱歸確實則言官既得各盡其職昌言不諱而糾察皆有炳據亦不得借風聞言事之名架控誣捏而朕行政用中亦不致因噎廢食該衙門知道○丙辰轉何國宗爲工部左侍郎以嵇璜爲工部右侍郎

由左副都御史遷

○庚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齊

召南等三員爲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以朱定元爲左副都御

史齊召南爲內閣學士

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戶部

議覆紀山所請協撥軍需銀一百萬兩合之從前所撥已將及四百萬兩此時大兵雲集日費不貲若奏凱需時饋餉將何所底止當起事之初本圖震懾遐荒爲一勞永逸之計雖知其難勢不容已今勞師動眾經歷歲時而寇穴獸岫險不可攻力不能致全師取勝究將何道之從金川在蜀僻處懸崖負固陸梁本不足較但旣已興師問罪徵調旁省幾徧西南若棄此不圖無以儆厥心而威蠻服番眾圍視而起其將何以禦之然自朕反復思之命將徂征固以止亂班師柔遠是乃常經古人云不以明珠抵鵲惜其所得不償所失也爲今之計果已迅奏膚功捷音踵至固不待言儻尙利害相持當籌制勝良圖可以無頓大兵而狡寇帖服不致有

損國威斯爲上策至班滾不過漏網遊魂無足輕重如果採囊可得亦足快心若勢不能中止又將頓師經年更加勞費則俘班滾而懸之藁街不足示武且擒獲班滾特以服李質粹慶復之心明非懸坐疑獄耳試思傷財動眾李質粹之首果足償赤子百萬之脂膏耶不惟李質粹卽慶復又豈足以償之耶以事理輕重衡之不如置之不問此朕宸衷密斷爲民力物命起見不然多者費矣後之所費數豈踰前而區區是較耶訥親赴川時起程恩促未暇諭及此可傳諭訥親令其統計全蜀情形熟思審處伊身在軍前所見較爲親切必能善會朕旨如此番不用兵瞻對而大兵旣撤之後萬一餘燼復然嘯聚生事又不得不復爲撲滅以杜後患則又不如目前多費爲事半而功倍矣其一一先幾籌及詳悉密奏候朕裁酌張廣泗等可不必令知之恐致洩漏以搖惑眾聽其見

在進兵形勢若何竝俟奏報以紓遠懷大學士佳否近來起居步履如何隨便奏聞以慰朕意○壬戌撥江南倉穀十萬石於江蘇備糴○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山東沂州營都司姜興漢奉天錦州府知府金文醇皆於 孝賢皇后百日內剃頭經巡撫及副都統參奏已降旨解交刑部治罪本朝定制遇有國恤百日以內均不剃頭儻違例私犯 祖制立即處斬亦如進關時令漢人薙髮不薙髮者無不處斬之理此百餘年來人所共遵不待傳諭而後曉是以會典律例皆無明文蓋因修會典時不過增損明季之舊章明朝原無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當然不必載之簡冊卽如子孫孝養父母當食進食當衣進衣豈待專立科條然後盡其子職亦豈得以律令不載遂爲不孝者解免至謂漢人遂可不遵百日之制苟存此心卽與不肯薙髮者同尤不容誅也伊等身爲

臣子豈有不遵國朝定制之理若謂出於不知又豈不見他人尙未剃頭何以不推求其故安心違犯此卽立行正法以彰憲典亦無可恕然自朕思之律例會典究無明文而部文究未傳諭其所以未經聲明者亦因其爲眾所共知今旣欲明正其違犯之罪又當曲體其愚昧犯法之情且或遠方僻陋拘於二十七日除服之文實有陷於不知或見他人剃頭者卽以爲事屬可行冒昧觸網此等情節又不得不格外矜原更恐外省見有此兩案諭旨慮蹈徇隱之愆紛紛查奏國家亦無此體制可傳諭各督撫提鎮學政欽差各官等此旨未到之前或見在已經查出之案自當參處不當廢法姑縱其餘未發覺者槩不另行飭查旗人本屬當知若有喪心之徒不在此寬免之例嗣後將國恤百日內不得剃頭違者立即處斬之處載入會典律例令人共知遵守朕惟率由祖制

欲法在必行並無從寬從嚴之見存乎其間○丙寅命江蘇淮安等三府州屬歷年災緩漕糧徵完後留本省備用○戊辰張廣泗奏擒到之賊目生格生噶爾結與馬奈陣獲之賊番克爾吉勞戎生格等五名均已處以極刑梟示報聞○甲戌諭諸王滿洲大臣等今 皇后大事百日已滿朕如不降旨曉諭爾等亦不能明悉朕意 皇后之事朕甚哀痛者非爲 皇后與朕二十三載伉儷相得之意而已實惟 宗廟 社稷神器之重付畀不得其人每 一念及深爲心悸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 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尙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回鑾至京稍具人心之子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止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誠朕彼時降旨謂大阿哥昏庸者特以不孝之罪甚大伊不能當故委婉施恩將伊開脫以全其生路若將伊不孝之

處表白於外伊尙可忝生人世乎今事雖已過朕如不顯然開示以彼愚昧之見必謂 母后崩逝弟兄之內惟我居長日後除我之外誰克肩承重器遂致妄生覬覦或伊之師傅諳達哈哈珠色太監等亦謂伊有可望因起僭越之意均未可定此位所關重大仰承 祖宗統緒垂及子孫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實爲至論從前以大阿哥斷不可立之處朕已洞鑒屢降旨於訥親傅恆矣至三阿哥朕先以爲尙有可望亦曾降旨於訥親等今看三阿哥亦不滿人意年已十四歲全無知識此次 皇后之事伊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若謂伊年齒尙幼 皇祖大事之時朕甫十二歲朕如何克盡孝道之處朕之諸叔及大臣內舊人皆所親見亦曾如伊等今日乎朕並非責備伊等伊等俱係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識大體朕但深引愧而已尙有何說此二人斷不可

承繼大統朕降此旨並非遇事恐嚇伊等日後將復游移試思太廟祝版以孝字冠首朕已謂伊等爲不孝夫不孝之人豈可以承大統此二人斷不能繼統處王大臣等其共知之朕爲人君於常事尙不食言於此等大事豈有食言之理乎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雖日後蒙朕格外施恩亦宜益增愧赧方是儻仍不知追悔尙有非分妄想則是自干重戾矣大阿哥係朕長子三阿哥年亦稍長如果安靜守分日後總可膺王貝勒之封第恐彼時伊等或自謂已居王位或謂已爲貝勒復萌希冀之想須知此一位但可傳一人不可分傳數人若不自量各懷異意日後必至弟兄相殺而後止與其令伊等弟兄相殺不如朕爲父者殺之伊等若敢於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顯揭其不孝之罪卽行正法再從前皇太子

二阿哥朕亦非以係 皇后所生另加優視因較眾阿哥實在聰明出眾亦爾眾人所共見共聞者伊在時朕尙未遽封爲皇太子迨薨逝後方明降諭旨蓋以伊雖聰慧長大後改變與否未可先知是以未曾降旨 皇后所生之阿哥尙且如此何況妃嬪所生者乎且此天下並非朕之天下乃 祖宗勤勞所創建 皇祖時曾立皇太子後因不可而止遂不復立 皇考時亦並未立皇太子然於承大統之人早經豫定朕於他事卽或不能效法 皇祖 皇考而效法之心實孜孜日勉焉今滿洲大臣內如有具奏當於阿哥之內選擇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卽係離開父子惑亂國家之人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斷不寬貸漢大臣官員內或有捨死務名之人謂國家不可無皇太子以爲表率飾忠具奏者彼不過意存嘗試朕卽照此辦理大學士等將此旨存記阿哥書房亦著登

記○戊寅諭阿克敦已經治罪自不應復用但念伊係舊人見在內閣學士員缺著照革職留任之例在內閣學士上效力行走仍令署理工部侍郎事務○以嵩壽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辛巳命撥京倉穀給各旗及五城米局平糶○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金沙江灘上年因水長停工正月江水漸消巨石俱露至二三月較常年涸至丈餘凡礙船之石無不鑿鑿本年四月工竣二月底開船運銅至四月中共運過銅三十二萬二千餘斤安穩無虞自蜈蚣嶺至雙佛一帶險灘盡皆開通得旨覽奏俱悉卿督率有方成千古未成之鉅工甚可嘉也